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貞觀政要卷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八千六百八十三

史部

貞觀政要卷三

唐 吳兢 撰

元 戈直 集論

君臣鑒戒第六

凡七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君臣本同治亂共安危若主

納忠諫臣進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來所重若君自賢
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
全其家至如隋煬帝暴虐臣下鉗口卒令不聞其過

卒

聿切令平聲遂至滅亡虞世基等尋亦誅死前事不遠朕與

卿等可得不慎無為後所嗤

愚按太宗常以隋煬帝為戒而欲其臣以虞世基為戒形之於言者數矣夫人雖至愚未有不愛其身者也不暇憂吾民也世基之緘默保位未必不曰吾知愛吾身而已不暇憂吾君也豈知江都西閣之變君臣俱不免也哉故君以煬帝為戒則凡吾之容受直言非以愛其臣也所以為吾身計也臣以世基為戒則凡吾之盡忠無隱非以愛其君也所以為吾身計也君臣各為其身計則炎涼寒燠無一時不愛吾身也寧可以須臾之不謹乎髮膚齒甲無一處之非吾身也寧可以細微之不謹乎然則君臣宵旰相與嘉惠蒼生者非以利天下國

家也各愛其身而已太宗斯言推其意若出於一己之私盡其義乃所以成天下之公也

貞觀四年太宗論隋日魏徵對曰臣往在隋朝曾聞有

盜發

曾音層

煬帝令於士澄捕逐

令平聲後同於如字姓也士澄名為隋將以魏

唐郡降

但有疑似苦加拷掠枉承賊者二千餘人並令同

日斬決大理丞

隋獄官之貳職

張元濟恠之試尋其狀乃有六

七人盜發之日先禁他所被放纔出亦遭推勘不勝苦

痛

勝平聲

自誣行盜元濟因此更事究尋二十人內惟九

人逗遛不明

逗音豆遛音留遷延也

官人有諳識者就九人內四

人非賊有司以煬帝已令斬決遂不執奏並殺之太宗
曰非是煬帝無道臣下亦不盡心須相匡諫不避誅戮
豈得惟行諂佞苟求悅譽平聲君臣如此何得不敗朕賴
公等共相輔佐遂令囹圄空虛願公等善始克終恒如
今日

愚按大學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此言
君臣各盡其道也虞廷廢歌帝舜先言股肱臯陶
先言元首此言君臣更相責難也各盡其道所以
明上下之分更相責難所以明上下之交也今觀
前章太宗自以煬帝為戒欲羣臣以世基為戒此
君臣各盡其道者也此章論隋世濫刑則魏徵歸

過於君太宗歸過於臣此君臣更相責難者也二章之旨實相為用史臣以此居鑒戒之首豈非貞觀致治之本歟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異然周則惟善是務積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罰

好去聲後同

不過二世而滅豈非為

善者福祚延長為惡者降年不永朕又聞桀紂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則以為辱顏閔匹夫也

顏回字子淵閔損字子騫皆孔子弟

子以德

行稱以帝王比之則以為榮此亦帝王深恥也朕每

將此事以為鑒戒常恐不逮為人所笑魏徵對曰臣聞

魯哀公

魯君名蔣

謂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

子曰又有好忘甚於此者丘見桀紂之君

丘孔子名

乃忘其

身願陛下每以此為慮庶免後人笑爾

愚按桀紂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則以為辱何辱焉
人心之惡惡也顏閔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則以為
榮何榮焉人心之善善也孜孜為善顏閔之徒也
以匹夫而天下後世所企敬匹夫而帝王矣孜孜
為惡桀紂之徒也以帝王而天下後世所羞稱帝
王而匹夫矣太宗所論亦知言哉而魏徵之對又
明桀紂之所以為桀紂也愚則曰欲
知桀紂顏閔之分善與惡之間也

貞觀十四年太宗以高昌平

高昌西域國名都交河城漢車師之地其王麴文泰

是年文泰卒子智盛立平謂征討平定也

召侍臣賜宴於兩儀殿謂房玄齡

曰高昌若不失臣禮豈至滅亡朕平此一國甚懷危懼

惟當戒驕逸以自防納忠蹇以自正

蹇音蹇言也

黜邪佞用

賢良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以此慎守庶幾於獲安

也

幾平聲

魏徵進曰臣觀古來帝王撥亂創業必自戒慎

採芻蕘之議從忠謹之言天下既安則恣情肆欲甘樂

諂諛

樂音洛

惡聞正諫

惡烏去聲

張子房漢王計畫之臣及高

祖為天子將廢嫡立庶子房曰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

爭也

張子房名良漢封留侯高祖欲廢太子盈立趙王如意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后劫良

曰君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良曰始上在急困中幸用臣策天下已定以愛欲易太子雖臣等百人何益后強要曰為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遂為太子請四皓為輔賴以不廢終不敢

復有開說

復音

况陛下功德之盛以漢祖方之彼不足

準即位十有五年

太宗以武德九年即聖德光被今又帝位至是十有五年

平殄高昌屢以安危繫意方欲納用忠良開直言之路

天下幸甚昔齊桓公

齊君名小白

與管仲鮑叔牙甯戚

三人皆齊

相四人飲桓公謂叔牙曰盍起為寡人壽乎為去聲諸侯自稱曰

寡人言寡德之人也叔牙奉觴而起曰奉音捧願公無忘出在莒時

桓公初出奔於莒鮑叔為之傅使管仲無忘東縛於魯時桓公立謂魯曰管仲讐也

請得甘心醢之管仲請囚叔牙迎受之及堂阜而脫桎梏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時

甯戚嘗候桓公出扣牛角歌曰南山矸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纔至鼈從昏飯

牛至夜半公遂召之為相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

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太宗謂徵曰朕必不敢忘布

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為人也按通鑑十三年高昌王麴文泰過絕西域朝貢

伊吾既內屬高昌又與西突厥共擊之上徵其臣阿史那矩文泰不遣中國人在突厥者或奔高昌詔使歸之亦不遣又與西突厥共破焉耆上遣使責之文泰語不遜於是詔侯君集等擊之遂降由此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為唐之極盛焉愚按唐虞之世雍熙泰和帝治之極盛也聖君賢相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凜乎儆戒之言以聖君賢相夫豈有是哉茲所以保雍熙泰和之盛也今觀高昌既平土宇極盛太宗有兢兢保治之言魏徵有諄諄鑒戒之意茲所以成貞觀太平之盛也然古帝王傳心之學其要在於欽而儆戒之際尤謹於欽之一辭蓋敬者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帝王授受之機在此其發於言者皆由於心也故能無怠無荒謹終如始為上人者佩太宗君臣鑒戒之言體帝王心學之

要則豈惟貞觀可以
進於三代之上矣

貞觀十四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君為元首臣作股
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體或不備未有成人然則首雖
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藉股肱以致理禮
云人以君為心君以人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

禮緇衣
篇之辭

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

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墮音隳虞書臯
陶廢歌之辭

然則委棄股肱

獨任胸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夫君臣相遇

夫音扶
後同

自

古爲難以石投水千載一合以水投石無時不有其能

開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內盡心膂音旅外竭股肱和若

鹽梅商書高宗命傅說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固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

在於禮之而已昔周文王遊於鳳凰之墟鞭系解顧左

右莫可使者乃自結之豈周文之朝盡爲俊乂聖明之

代獨無君子者哉但知與不知禮與不禮耳是以伊尹

有莘之媵臣韓信項氏之亡命殷湯致禮定王業於南

巢漢祖登壇成帝功於垓下若夏桀不棄於伊尹項羽

垂恩於韓信寧肯敗已成之國爲滅亡之虜乎

勝音角
垓音該

伊姓尹字也伊尹名摯湯三聘之遂佐湯伐桀放桀於南巢之地有莘國名送女曰媵湯妃有莘氏之女也史

記謂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莘氏之媵臣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爲此說者韓姓信名也淮

陰人數以策干項羽羽弗聽信亡歸漢高祖用蕭何言於是擇日齋戒設壇場拜信爲大將後圍羽於垓下之

地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於宋箕子良臣也陳洪範於

周仲尼稱其仁莫有非之者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諫紂不聽遂去

之武王克商封微子於宋箕子紂之諸父諫紂不聽被囚爲奴武王即位訪之箕子爲陳洪範九疇論語曰微

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禮記稱魯穆公問於子思曰諫而死者曰殷有三仁焉

穆公魯君名顯子為舊君反服古歟為去聲子思曰古之思孔子之孫名伋

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

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泉隊音墜泉禮作淵蓋避高

祖諱故以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禮檀

弓篇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之何晏子對

曰有難不死難去聲出亡不送公曰裂地以封之疏爵

而待之疏平聲有難不死出亡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見

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而見納終身不亡臣何送焉

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見納出亡而送

是詐忠也春秋左氏傳曰

傳去聲春秋孔子所作而左氏爲傳

崔杼弑齊

莊公

崔杼齊臣崔武子也莊公名光

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

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

亡也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

爲去聲後同

爲社稷亡則亡之

若爲已死爲已亡非其親暱誰敢任之門啟而入枕尸

股而哭興三踊而出

枕去聲踊音勇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孟子曰君視

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

人君視臣如糞土臣視君如寇讐

孟子告齊宣王之辭

雖臣之事

君無二志至於去就之節當緣恩之厚薄然則爲人主

者爲如字後同安可以無禮於下哉竊觀在朝羣臣當主樞

機之寄者或地隣秦晉或業與經綸

與音預

並立事立功

皆一時之選處之衡軸

處上聲

爲任重矣任之雖重信之

未篤則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則心懷苟且心懷苟且則

節義不立節義不立則名教不興名教不興而可與固

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聞國家重惜功臣

不念舊惡方之前聖一無所問去聲然但寬於大事急於

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之心不可以爲政君嚴其禁

臣或犯之況上啟其源下必有甚川壅而潰其傷必多

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手足此則君開一源下生百

端之變無不亂者也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禮曲禮篇之辭

若憎而不知其善則爲善者必懼愛而不知其

惡則爲惡者寔繁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詩小雅巧言篇之辭

然則古人之震怒將以懲惡當今之威罰所以長女長音

掌後同 此非唐虞之心也非禹湯之事也書曰撫我則后

虐我則讐

周書武王誓師之辭

荀卿子

名況趙人卿者時人相尊之號著書曰荀子

曰

君舟也人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

此本家語之辭而荀子述

也故孔子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故唐虞戰

戰慄慄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慮之乎

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爲國之常也爲理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至理豈可得

乎又政貴有恒不求屢易今或責小臣以大體或責大

臣以小事小臣乘非所據

乘平聲

大臣失其所守大臣或

以小過獲罪小臣或以大體受罰職非其位罰非其辜

欲其無私求其盡力不亦難乎

難如字

小臣不可委以大

事大臣不可責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

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爲心不伏

辜不言也則以爲所犯皆實進退惟咎莫能自明則苟

求免禍大臣苟免則譎詐萌生譎詐萌生則矯僞成俗

矯僞成俗則不可以臻至理矣又委任大臣欲其盡力

每官有所避忌不言則爲不盡若舉得其人何嫌於故

舊若舉非其任何貴於踈遠待之不盡誠信何以責其

忠恕哉臣雖或有失之君亦未爲得也夫上之不信於

下必以爲下無可信矣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

矣禮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

禮緇衣篇之辭

上

下相疑則不可以言至理矣當今羣臣之內遠在一方

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

秦甘茂告秦王曰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

織自若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及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待洛切臣竊思度待洛切未見其人夫以四海之廣士庶

之衆豈無一二可信之人哉蓋信之則無不可疑之則無可信者豈獨臣之過乎夫以一介庸夫結爲交友以身相許死且不渝况君臣契合寄同魚水若君爲堯舜臣爲稷契音泄稷農官舜命棄曰汝后稷播時百穀命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豈有遇小事則變志見小利則易心哉此雖下之立忠未有明著亦由上懷不信待之過薄之所致也豈君使臣以禮

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聖明以當今之功業誠能博

求時俊上下同心則三皇可追而四

三皇史記謂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

也孔安國書序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一說謂天皇地皇人皇未詳孰是

五帝可俯而六

矣夏殷周漢夫何足數

上聲

太宗深嘉納之

范氏祖禹曰昔衛獻公捨大臣而與小臣謀故失國出奔且大臣之所任者大小臣之所任者小而以小謀大以遠謀近此人君偏聽之蔽鮮有不敗事者也

唐氏仲友曰此魏徵論聽納任用之要人君必先知此然後能任君子去小人納忠諫察奸言以太宗之聰明惟其道之淺至於聽言任用之間數領鄭公之諫而非諫之左挈右提則移於小人惑於奸言多

矣此徵最有功於貞
觀者於格非近之矣

愚按太宗於是臨御久矣魏徵竭誠進諫惓惓於
慎終如始之言至此疏復以君臣同心一體詳譬
而曲陳之甚若致戒於庸君常主之前其愛君亦
云至矣且終之曰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
夏殷周漢夫何足數皇道尚矣五帝之德茂以加
矣嘗觀典謨所陳都兪吁咈於一堂之上始而克
艱之戒終之明良之歌而其要領則在欽哉之一
言君臣同心其在是也魏徵四三皇六五帝之說
亦所謂責難
於君者歟

貞觀十六年太宗問特進魏徵曰朕克己爲政仰企前
烈至於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四者常以爲稱首朕皆庶

幾自勉幾平聲人苦不能自見不知朕之所行何等優劣

徵對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則內平禍亂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諸黎元各有生業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惟德與仁願陛下自疆不息必可致也

愚按太宗以德仁功利岐而言之而魏徵之對亦未得爲知言也蓋德仁本也功利用也有德與仁則功利在其中所謂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外德與仁而言功利則非聖賢所謂功利矣昔孟子告梁惠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正以仁義乃所以利之言仁義而利在其中也積德累仁

則豐功厚利莫大焉
政恐未之能爾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草創之主至于子孫

多亂何也司空房玄齡曰此爲幼主

爲去聲

生長深宮

長音

掌

少居富貴

少去聲

未嘗識人間情僞理國安危所以爲

政多亂大宗曰公意推過於主朕則歸咎於臣夫功臣

子弟

夫音扶

多無才行

去聲

藉祖父資蔭遂處大官

處上聲

德

義不修奢縱是好

去聲

主既幼弱臣又不才顛而不扶豈

能無亂隋煬帝錄宇文述在藩之功擢化及於高位不

思報效翻行弑逆

化及隋相宇文述之子爲右屯衛將軍武德初弑煬帝於江都立秦王浩

復殺浩自立稱許帝二年竇建德破化及於聊城殺之

此非臣下之過歟朕發此

言欲公等戒勗子弟使無憊過即家國之慶也太宗又

曰化及與玄感即隋大臣受恩深者子孫皆反其故何

也玄感隋相楊素之子爲大將大業九年起兵黎陽圍東都隋主命宇文述等討之遂敗死岑文本

對曰君子乃能懷德荷恩荷去聲玄感化及之徒並小人

也古人所以貴君子而賤小人太宗曰然

愚按古者諸侯有世封公卿大夫無世官何也蓋諸侯有大臣輔佐自非甚無道者皆足繼其先世

公卿大夫一非其人，民有受其害者矣。有周盛世，自諸侯入爲公卿，必若呂伋、召虎而後可也。自兩漢以來，未聞宰相大臣有世官者。煬帝無道，事不師古，玄感化及之，禍自取之耳。太宗問守成之君，何以多亂？玄齡以爲幼主生長深宮，不識人間情，僞所以多亂，其說是矣。太宗迴歸咎於功臣之子，弟則愚不知其何說也。今觀太宗之後，近而高宗、中宗之昏庸遠而穆敬懿僖之謬戾，馴致亂亡，咸其自取，豈功臣子弟之罪乎？

擇官第七

凡十章

貞觀元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致理之本，惟在於審量才授職。量平聲後同。務省官員，故書稱任官惟賢才。又云：官

不必備惟其人

商周書之辭

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矣其不

善者縱多亦奚爲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於畫地作

餅不可食也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就

詩小雅小旻篇之辭

又孔

子曰官事不攝焉得儉

焉於虔切論語孔子言管仲之辭

且千羊之皮

不如一狐之腋

史記商君問趙良曰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穀大夫賢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

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

此皆載在經典不能具道當須更

併省官員使得各當所任

各當之當去聲

則無爲而理矣卿宜

詳思此理量定庶官員位玄齡等由是所置文武總六

百四十員太宗從之因謂玄齡曰自此儻有樂工雜類

假使術逾儕輩者只可特賜錢帛以賞其能必不可超

授官爵與夫朝賢君子

夫音扶

比肩而立

比音鼻

同坐而食

遣諸夜冠以爲恥累良

偽切

按通鑑唐初士大夫以亂

下諸州差人赴選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吏部劉林

甫隨材銓叙各得其所時人稱之上謂玄齡曰官在得

人不在員多命併省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百官志

曰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

賢才

足矣

朱氏黼曰有事則有職有職則有官理也古人以事
任人事省則職省故有有職而無官後世以人任官

人增則官增故有有官而無職有職而無官非廢事也或一官而兼數職有官而無職非增事也或一職而任數人周官雖多非皆具員也考之周禮名存而實不備職具而官不除者尚多貞觀之制非不甚美矣然員外置已見於當時將何以一流品杜將來哉其後宰相或至數人員外官至二千餘員其末流之弊未必非太宗啟之

愚按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古之建官簡矣然九官四岳十二牧實二十五人而書稱二十二人蓋亦有以一人而兼二職者也周官三百六十總計六萬三千六百有奇周之建官雖多然周禮者周公未行之書也書稱召公以太保兼冢宰畢公以太師兼司馬蓋亦有以一人而兼二職者也後世建官既冗復無攝事太宗深懲斯弊省內外官文武總六百四十員自後世觀之

可謂省之極矣然房玄齡以僕射而兼領度支魏徵以侍中而兼東宮官蓋亦有以一人而兼二職者矣愚嘗論貞觀之善政當以省官爲首何也易於選擇上不至於失人俸祿易供下不憂於厚斂權任專一無避事苟免之患員數不多無紛更生事之憂官冗則四者反是厥後兵部之職分於樞密戶部之職分於三司監軍侵監司之權州將奪太守之任員外之置多於正員墨敕斜封數逾千百而貞觀之善政隳矣夫後世之天下猶貞觀之天下太宗何以致是哉切謂其大要有二一曰息奔競二曰裁嬖幸蓋奔競之風盛則員多而闕少官不得以不增也嬖倖之門多則私恩無所施官不得以不增也斯二者省官之本也有志於貞觀之治者盍亦反其本而已

貞觀二年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助朕

憂勞廣開耳目求訪賢哲比聞公等

比音鼻

聽受辭訟日

有數百此則讀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賢哉因敕尚書

省唐制尚書謂之都省置令一人典領百官貞觀中以太宗曾爲之故缺而不置其次左右僕射各一人左

右丞各一人其屬有六部庶務皆會決焉凡符移關田牒必遣於都省乃下天下大事不決者皆上都省

碎務皆付左右丞

唐制掌辨六官之儀糾正省內劾御史舉不當者吏戶禮三部左丞總焉

兵刑工三部右丞總焉

惟寬滯大事合聞奏者關於僕射

范氏祖禹曰太宗責宰相以求賢而不使親細務可謂能任以其職矣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

于庶位此相之職也苟不務此而治簿書期會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

胡氏寅曰宰相受詞既非古制然當之者未有以爲不可雖賢如房杜亦且行之何也其說有五無經濟之畧姑以是爲勤於所職者一也人君明察則不敢當權而以吏事自爲者二也才用粗淺熟於有司之務躐躐其任益以勉勉者三也上不知治本而責成於叢脞因以奉承之者四也實侵大權故治文案以助其君者五也若誠知宰相職分必不肯然矣房杜之才非能賢於太宗故太宗如是而止固不能爲太甲高宗成王之事也

唐氏仲友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蓋其位愈尊其事愈要其任愈逸其位愈卑其事愈詳其任愈勞太宗以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當矣責宰相以廣耳目訪賢才亦當矣雖然廣耳目訪賢才坐論大事在房杜任之尚恐未能無愧古人而參之以封倫楊師道之屬可乎是知宰相之職而未得擇宰

相之道也

愚按人主之職在論一相一相之職在任百官此君相之要道也受詞誠非爲相之體然大臣慮四方豈惟高虛拱揖以自居哉畢公周之元老大臣也克勤小物弼亮四世小物非細務乎昔陳平不答錢穀決獄之問而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此言固大矣然錢穀國計民命所關冢宰之所制者也獄者生民之司命三公之所當叅聽者也此皆裁成輔相以左右生民者而曰宰相不當知則所職者何事邪太宗敕宰相勿親細務特不可下行有司之事耳克勤小物以弼亮天子有古人之相業在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夜恆思百姓間事或至

夜半不寐惟恐都督

唐制武德七年改總管曰都督掌督諸州兵馬甲械城隍鎮戍糧廩

總判府事

刺史

見前篇註

堪養百姓與否故於屏風上錄其姓名

坐卧恒看官如有善事亦具列於名下朕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輩實理亂所繫尤須得人

愚按自秦罷侯置守之後郡守古諸侯其關係民生至不輕也漢宣帝謂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太宗謂治民之本在刺史斯言也真知本者矣然宣帝以刑名繩下故當時固多循吏而未免有酷吏太宗英明仁恕故當時居多循吏而無酷吏此又二帝之優劣也

貞觀二年太宗謂右僕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得

人比來

比音鼻

命卿舉賢未嘗有所推薦天下事重卿宜

分朕憂勞卿既不言朕將安寄對曰臣愚豈敢不盡情

但今未見有奇才異能太宗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

取士於當時不借才於異代豈得待夢傳說

音悅傳說商賢相也

武丁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乃使營求之野得說於巖中立為相

逢呂尚

呂尚太公也本姓姜從其封姓周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豸非虎非羆霸王之輔果遇太公於渭之

陽與語大悅遂載與俱歸立為師

然後為政乎且何代無賢但患遺而

不知耳德藝慙報而退

報奴版切愧態也按史傳係元年二月帝謂封倫曰大理之職

人命所懸此官極須妙選公直倫未對帝曰戴
胄忠直每事用心即其人也又謂倫曰云云

孫氏甫曰大臣之職薦達人才固非細事天下大
羣臣之衆可容一日乏才乎然人之才有能有不能
器而使之衆職舉矣豈有人主責其舉賢已未推薦
但言無奇才異能上欲欺主之明下欲蔽天下之善
此真姦人也蓋姦人不樂進賢其情有二三保位固寵
常懼失之以賢者既用必建立功業掩己之名見已
之過名滅過露則位不能保寵不能固其情一也姦
人立私必人附己乃引之賢者進退以道不肯趨附
姦人以謂不附己而引之則不知己之恩不知恩則
不爲己之黨其情二也姦人心既不公知人不明雖
遇賢才不能深識慮引而進之或有大過爲己之累
其情三也封倫之情正在於此太宗以前代未嘗乏

人折之使慙懼無辭可謂能照姦人之情者也人主能照姦人之情則賢者進矣

胡氏寅曰舉賢才而效之君大臣職也爲大臣而久無所舉人主詰之是也若出此令而委之房杜王魏非惟丕應僎志亦必各得其人矣乃以望於封倫且取人以身不誣之理也倫非賢者安能知賢若舉其類集于朝廷豈非大憂乎是則非特倫無知人之鑒而太宗於倫亦初不知其姦邪也信知人之難哉愚按封倫諂佞人也其在隋附麗虞世基諂順其主得羣臣表疏則屏而不奏鞫獄用法則峻文深刻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以隆而孤隋之政日以壞皆倫所爲也以若所爲烏知所謂舉善薦賢之義哉其曰未有奇才異能蓋未有如己者耳是猶以隋事唐也太宗雖愧於知人之明幸不惑其說然之人也屏斥有餘罪矣

貞觀三年太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比見比音鼻吏部

擇人惟取其言詞刀筆不悉其景行去聲後同數年之後惡

迹始彰雖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獲善人如

晦對曰兩漢取人皆行著鄉閭州郡貢之然後入用故

當時號爲多士今每年選集選去聲後同向數千人厚貌飾

詞不可知悉選司但配其階品而已銓簡之理實所未

精所以不能得才太宗乃將依漢時法令本州辟召平令

聲會功臣等將行世封事遂止

愚按古者取士之法鄉論秀士升之司徒司徒升之學大樂正升之司馬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未仕之前凡經四級已仕之後又經三級其詳且重如此故嘗謂後世取人之道不能復成周之法皆苟焉而已今觀太宗問如何可獲善人大哉問乎如晦政當告以成周取士之法可也乃以兩漢辟召之事爲對何其陋哉厥後竟以將行世封不及施行後世惜焉然使真能行辟召之法又豈足以致成周多士之隆乎

貞觀六年太宗謂魏徵曰古人云王者須爲官擇人去爲

聲不可造次即用造七到切朕今行一事則爲天下所觀出

一言則爲天下所聽用得正人爲善者皆勸誤用惡人

不善者競進賞當其勞

當去聲
後同

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

爲惡者戒懼故知賞罰不可輕行用人彌須慎擇徵對

曰知人之事自古爲難故考績黜陟

虞書曰三載考績
三考黜陟幽明

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審訪其行

去聲
後同

若知其善然

後用之設令此人

令平聲
後同

不能濟事只是才力不及不

爲大害誤用惡人假令強幹爲害極多但亂代惟求其

才不顧其行太平之時必須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治亂在庶官欲進君子退小人
王者之言也而魏徵之所謂才行者不亦異乎夫才

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爲才此古人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解邪險詖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王者創業垂統敷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也豈宜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歟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恐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後廢乃取才行兼全之人乎微之學駁而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也

愚按春秋傳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是以才兼德而言之也司馬氏曰德勝才爲君子才勝德爲小人是才對德而言之也學者安所折衷哉愚聞之孟子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程子曰才稟於氣氣有清濁朱子曰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兼

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
同矣以事理考之程子之言爲密由此觀之春秋
傳之言即孟子之意也司馬氏之言即程子之意
也然司馬氏之言密矣范氏譏魏徵不當言亂代
求才不顧其行其說是也然謂才
行無所分別則將如程子之言何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理天下者以人爲本

欲令百姓安樂

令平聲
樂音洛

惟在刺史縣令既衆不能

皆賢若每州得良刺史則合境蘇息天下刺史悉稱聖

意

稱去
聲

則陛下可端拱巖廊之上百姓不慮不安自古

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遷擢爲將相

並去聲
後同

必先

試以臨人或從二千石

漢世郡守曰二千石

入爲丞相及司徒太

尉者朝廷必不可獨重內臣外刺史縣令遂輕其選所

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太宗因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

簡擇縣令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

按史傳此與諫營造奢侈及論

太子諸王定分同一疏

孫氏洙曰民者國之本也守令民之本也古者天子列爵頒祿非爲臣下皆以爲民也故擇其人以牧養之重其任以付責之假其權以安固之厚其祿以寵利之上之責吏一本於民下之報上一本於民則民重矣民重則守令重守令重則天下國家重矣輕守令是輕民也民輕則天下國家輕矣可不慎歟昔漢

制郡守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又出諫大夫補郡
吏有治效者璽書勲勵增秩賜金而不輒遷公卿缺
則選其尤異者用之故良吏於是爲盛知所重也魏
晉以下謂居朝者爲要職治外者爲左遷故吏多貪
殘而風俗日壞失所重也唐之失亦然故內職常
遷外選常滯然守宰之樞風迹者猶班班可言也
胡氏寅曰刺史至多人君安能徧識人才委大臣謹
舉可也縣令卑而尤衆近民尤甚尤不可不擇必欲
得人使爲縣有政績舉其人可也若展轉求之則千
百賢令亦可致矣人各有才其用不同則識趣各異
京官五品以上安能
皆得縣令之才乎

唐氏仲友曰周之意蓋謂察之於已任則
民被害不如悉以才德選則所得多矣

愚按聖人以天下爲一家朝廷其堂與州縣其戶
庭也唐虞之時百揆統九官四岳統十二牧故曰

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邦咸寧何內外之重輕哉唐有天下於重內輕外之時下至縣令士多不屑爲之夫令親民之先者也以輕心處之謂之何哉馬周之言其知體要者歟爲天下者莫先於謹擇守令太宗之言固善矣然刺史錄名屏上著政績善惡可以自擇矣九重之尊豈能周知惟當使內外輕重之平均朝堂擇刺史都督刺史都督舉縣令可也

貞觀十一年治書侍御史劉洎以爲左右丞宜特加精簡上疏曰臣聞尚書萬機寔爲政本伏尋此選授任誠

難是以八座比於文昌

左右僕射及六部是爲八座漢志曰斯乃文昌天府衆務淵藪

二丞方於管轄

二丞左右丞也六典曰掌管轄省事

爰至曹郎上應列宿

音秀漢明帝曰
郎官上應列宿
苟非稱職稱去聲
竊位興譏伏見比來比音

鼻後同尚書省詔敕稽停稽音文案壅滯臣誠庸劣請述

其源貞觀之初未有令僕尚書令及僕射也于時省務繁雜倍

多於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

事應彈舉應彈並平聲無所迴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

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

比者綱維不舉並爲勲親在位爲去聲器非其任功勢相

傾凡在官寮未循公道雖欲自強先懼買器買音枒所浮薄也

以郎中予奪予上聲惟事諮稟尚書依違不能斷決或糾

彈聞奏故事稽延案雖理窮仍更盤下去無程限來不

責遲一經出手便涉年載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

司以案成爲了不究是非尚書用便僻爲奉公莫論當

否便論並平聲當去聲互相姑息惟事彌縫且選衆授能非才莫

舉天工人代虞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言人君代天理物官所治皆天事焉可妄加於焉

至於懿戚元勳但宜優其禮秩或年高及耄音冒八十九切

曰或積病智昏既無益於時宜當置之以閒逸久妨賢

路殊爲不可將救茲弊且宜精簡尚書左右丞及左右

郎中

唐制副二丞所轄諸司事署錄目勛稽失知省內宿直之事

如並得人自然綱

維備舉亦當矯正趨競豈惟息其稽滯哉疏奏尋以洎
爲尚書左丞

張氏九成曰觀洎以章疏白尚書非人之弊務欲擇賢任職整綱維振稽滯此皆詳練治體深達政本惜乎忠誠憂國不密其身宜來者之戒也

愚按唐制三省尚書省居其首樞機之要也尚書令掌典領百官其屬有六左右僕射統理六官爲令之貳皆宰相也左丞則總吏部戶部禮部右丞則總兵部刑部工部其所關繫豈小哉劉洎以剛

直果敢之才當糾彈舉劾之任於是而極言委任之弊具陳精簡之方可謂知政本稱厥職矣太宗即以前爲左丞可謂知人也己以太宗之器使人才後之人主所宜爲法也

貞觀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太平後必有大亂大亂後必有太平大亂之後即是太平之運也能安天下

者惟在用得賢才公等既不知賢朕又不可徧識日復

一日無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舉

令平聲
後同

於事何如魏

徵對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爲難自知誠亦

不易

以鼓切

且愚暗之人皆矜能伐善恐長澆競之風

長音

掌
不可令其自舉

愚按太宗恣於得天下之賢於是有令人自舉之議魏徵以爲知人既難自知不易若令自舉恐長澆競之風誠爲知言也夫三代盛時比閭族黨州鄉遞進而考其德行道藝賓興于王此所謂鄉舉里選也世道已降此制不復乃曰令人自舉吾見其自鬻而已矣非善論也

貞觀十四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則無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咸寧一人有慶必藉忠良作弼俊又在官則庶績其凝無爲而化矣故堯舜文武見稱前

載咸以知人則哲多士盈朝元凱翼翼巍巍之功

舜舉八凱使主

后土百揆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內平外成

周召光煥乎之美

周公名旦武王之弟召公

名爽為周太保

然則四岳

唐虞官名掌四岳諸侯之事或一人而總兼之

九官

舜命禹作司空稷播百穀契為司徒皋陶作士垂為共

工益掌山澤伯夷為秩宗夔典樂龍作納言是為九官

五臣

論語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謂禹稷契皋陶伯益也

十亂

周書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亂

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爽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文母論語曰有婦人焉九人而

已先儒以為于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

豈惟生之於曩代而獨

無於當今者哉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耳

好並去聲後同

何

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馬

宛平聲大宛西域國漢武

時李廣利破其國獲汗血馬以獻

西旅之獒

西旅西夷國武王時貢獒犬高八尺曰獒

或無

足也或無情也生於八荒之表塗遙萬里之外重譯入

貢

重平聲言語不通必重譯而求也

道路不絕者何哉蓋由乎中國之

所好也况從仕者懷君之榮食君之祿率之以義將何

往而不至哉臣以為與之為夸則可使同乎曾參子騫

矣曾參字子輿子騫姓閔名損皆孔子弟子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論語曰夸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

母昆弟與之為忠則可使同乎龍逢比干矣

龍逢桀臣比干紂臣

皆以忠諫見殺

與之爲信則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

莊子曰尾生與女子

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與之爲廉

則可使同乎伯夷叔齊矣

伯夷叔齊孤竹國君之二子讓國而逃諫伐而餓

然

而今之羣臣罕能貞白卓異者蓋求之不切勵之未精

故也若勗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各有職分

去聲

得行其

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習則

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因其材

以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長揜其所短進之以六

正戒之以六邪則不嚴而自勵不勸而自勉矣故說苑

曰

前漢光祿大夫劉向字子政楚元王交之後采傳記行事著說苑三十篇

人臣之行去聲

有

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

芽未動形兆未見

音現

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

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

也二曰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

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

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

數音朔

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

也四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

去聲

絕其源轉

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

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

去聲

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者

貞臣也六曰家國昏亂所爲不諛敢犯王之嚴顏面言

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一曰安

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代浮沉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

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

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

音洛

不顧

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內實險詖音蔽外貌小謹巧

言令色妬善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

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去聲號令不行如此者奸

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音稅內離骨肉之親

外搆朝廷之亂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爲

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

臣也六曰諂主以佞邪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比音鼻以

蔽主明使白黑無別彼列切是非無間去聲使主惡布於境

內聞於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

正之道

處上聲
後同

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理生則見

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禮記曰權衡誠懸不可欺

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

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禮經解
篇之辭

然則臣之情僞

知之不難矣又設禮以待之執法以御之爲善者蒙賞

爲惡者受罰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盡力乎國家思欲

進忠良退不肖十有餘載矣徒聞其語不見其人何哉

蓋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則出乎公道行之非則

涉乎邪徑是非相亂好惡相攻

好惡並去聲後所惡惡之同

所愛雖

有罪不及於刑所惡雖無辜不免於罰此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惡棄大善或以小過忘大功此所謂君之賞不可以無功求君之罰不可以有罪免者也賞不以勸善罰不以懲惡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賞不遺踈遠罰不阿親貴以公平爲規矩以仁義爲準繩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莫

隱善惡自分然後取其實不尚其華處其厚不居其薄

則不言而化晷月而可知矣若徒愛美錦而不爲人擇

官爲去聲有至公之言無至公之實愛而不知其惡憎而

遂忘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遠忠良背音倍遠去聲

則雖夙夜不怠勞神苦思將求至理不可得也書奏甚

嘉納之

愚按大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臯陶爲陳九德曰載采采言知人在於以德而驗於行事也然德雖有九豈能全哉魏徵進求賢審官之說而舉劉向六正六邪之論是則然矣然知人者惟在於辨君

子小人邪正之分固難一一以某臣某臣律之也
果君子邪則正人也聖良忠智貞直六正之德雖
未必備未必不兼也果小人邪則邪人也具諂奸
讒賊亡國六邪之惡雖未必備未必不兼也其曰
知人則哲則明之極矣君子小人
邪正之異何所逃於哲之中乎

貞觀二十一年太宗在翠微宮

在長安縣武德八年置
貞觀十年廢是年復修

方成授司農卿

唐制掌倉儲
委積之事

李緯戶部尚書房玄齡是時

留守京城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玄齡聞李緯拜
尚書如何對曰但云李緯大好髭鬚更無他語由是改

授洛州刺史

洛州今河南府路

愚按太宗至是已倦于勤矣玄齡以耆壽俊在厥服矣翠微宴息聞老臣有大好髭鬚之語旋即改授亦可謂留心治道者也愚觀自古人君蓋有聞諫而不能改者聞諫而能改者斯為善矣太宗之用李緯玄齡未嘗諫也特私有所議耳太宗聞而遽改迨近於不諫亦入者眉山蘇氏謂太宗之從諫近於聖詎不信哉

封建第八凡二章

貞觀元年封中書令房玄齡為邗國公兵部尚書杜如晦為蔡國公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為齊國公並為第一

等食邑實封一千三百戶

今按新唐書房玄齡傳太子即位為中書令第功班賞與如

晦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功第一皇從父淮安王

神通

從去聲後同神通與高祖爲從兄弟

上言義旗初

起臣率兵先至

隋大業十三年五月高祖起兵太原六月傳檄稱義師故曰義旗神通自長安

入鄂南山舉兵應太原從平京師有功

今玄齡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臣

竊不服太宗曰國家大事惟賞與罰賞當其勞

當去聲後同

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爲惡者咸懼則知賞罰不可輕

行也今計勲行賞元齡等有籌謀帷幄畫定社稷之功

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蹤推轂故得功居第一

他推

回切漢高祖論功行封羣臣爭功不決帝以蕭何功盛
先封鄼侯功臣皆曰何無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顯
居臣等上何也帝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發縱指示者
人也諸君徒能得獸耳功狗也何之功人也羣臣皆莫
敢言叔父於國至親誠無愛惜但以不可緣私濫與勲臣

同賞矣由是諸功臣自相謂曰陛下以至公賞不私其

親吾屬何可妄訴初高祖舉宗正籍弟姪再從三從孩
童已上封王者數十人至是太宗謂羣臣曰自兩漢已

降惟封子及兄弟其踈遠者非有大功如漢之賈澤漢高

祖封從兄弟賈爲荆王從祖昆弟澤爲燕王並爲將軍有功

並不得受封若一切封

王多給力役乃至勞苦萬姓以養已之親屬於是宗室

先封郡王其間無功者皆降爲縣公

按本紀降封事係武德九年十一月

又按膠東郡王道彥傳云唐興務廣藩鎮故從昆弟子自勝衣已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舉屬籍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尚不得茅土所以別親疎也先朝一切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下以安百姓不容勞百姓以養已之親於是疏屬王者皆降爲公惟有功者不降故道彥等並降封公由是言之其初所封郡王者後所降皆郡公也縣字疑衍

愚按三代有國大封同姓異姓親親賢賢褒表功德示天下以至公也豈爲一家之私哉周公至親

太公異姓皆祚大國以功德也豈避至親之嫌哉
唐封功臣雖非祚土而爵號食邑禮典隆重雖以
皇從父之言而亦示以賞不可私之說猶有褒表
功德之遺意至如降封宗族弟姪以明有功充足
以見至
公也

貞觀十一年太宗以周封子弟八百餘年秦罷諸侯二

世而滅呂后欲危劉氏終賴宗室獲安

呂后名雉漢高祖后惠帝母也

惠帝崩呂后臨朝欲王諸呂諸呂擅權朱虛侯劉章因侍宴以軍法斬諸呂一人自是諸呂憚之劉氏益彊

封建親賢當是子孫長久之道乃定制以子弟荊州都

督荆王元景

高祖第六子

安州都督吳王恪

太宗次子也

等二十

一人又以功臣司空趙州刺史長孫無忌尚書左僕射

宋州刺史房玄齡等一十四人並爲世襲刺史禮部侍

郎尚書

李百藥

字重規定州人幼多病祖母趙以百藥名之貞觀初拜中書舍人後遷是職復

授右庶子卒諡曰康

奏論駁世封事曰臣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

制尊主安上人情之大方思聞理定之規以宏長代之

業萬古不易百慮同歸然命歷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

亂之異遐觀載籍論之詳矣咸云周過其數

昔成王定鼎卜世三

十卜年七百後歷三十七主

秦不及期

初秦皇謂二世三世至于萬世

後二世被弑子嬰降漢不及期也

存亡之理在於郡國周氏以鑒夏殷

之長久導皇王之並建維城磐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

廢而枝幹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

之訓背音倍商書傳說告高宗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棄先王之道翦華恃險

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理之憂故一夫

號呼而七廟隳祀號平聲禮天子七廟賈誼曰斬華為城因河為津自以關中之固金城千

里子孫萬世之業也秦皇沒山東豪傑並起而臣以為亡秦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

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上玄冊名帝錄締構遇

興王之運殷憂屬啟聖之期雖魏武攜養之資

曹操沛人父高

為漢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

漢高徒役

操子丕受漢禪國號魏追號操為武皇帝

之賤漢高祖姓劉名邦字季沛人初為泗上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必皆亡乃縱所送

徒徒中願從者十餘人由是起兵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不能去也

他推

回若其獄訟不歸

孟子曰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

菁華已竭雖帝堯

之光被四表

虞書贊堯之辭謂德之光顯被及于四外也

大舜之上齊七政

虞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謂日月五星也

非止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可焉

以放勛重華之德

放上聲勛與勳同重平聲放勛者總言堯之德重華者總言舜之德史記

因以為堯

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於天

時政或興衰有關於人事隆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雖

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尚存斯龜鼎之祚已懸定

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

周昭王德衰南巡濟于漢人惡之以膠船進王御船至中

流膠液船解王沒水中

東遷避逼

周平王東遷雒邑以避戎寇

禋祀闕如郊畿

不守此乃陵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

累去聲

暴秦運距閏

餘數終百六

秦世為閏餘百六為周之阮數也漢王莽傳云餘分閏位陽九之阮百六之會謂莽

為閏位百六為漢之阮數也律歷志曰易九危曰初入元百六注易爻有九六七八百六與三百七十四六乘

八之數也六八四十八
合爲四百八十歲也
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之君

才非啟誦

啟夏禹之子誦周武王之成王也

借使李斯王綰之輩咸開

四履

李斯王綰皆秦丞相四履爲諸侯而有四方所履踐之界也

將閻子嬰之徒俱

啟千乘

將閻秦公子爲二世所殺子嬰始皇之孫趙高立爲秦王後殺高降漢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

出兵車千乘者也豈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顏之基命者也
漢高

祖應赤帝子之識隆準而龍顏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

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

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

五服者甸侯綏要荒也虞夏制王城

之外四面各五百里曰甸服甸服外又各五百里曰侯服侯服外又各五百里曰綏服綏服外又各五百里曰要服要服外又各五百里曰荒服荒服外又各五百里曰甸服周制乃分其五服爲九見周禮

王畿千里之間俱爲

采地

周制天子畿內之地方千里詩曰邦畿千里是也采地者天子之卿大夫邑地也

是則以

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

易大傳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此言雖虞夏

之時已不可行上古之法也

用象刑之典治劉曹之末

虞書曰象以典刑象如天

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劉漢之姓曹魏之紀綱弛姓言漢魏之時又豈可以帝世之法而爲治也

秦斷可知焉缺船求劍未見其可

缺音刻呂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其劍自

舟中墜於水遂刻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墜也

膠柱成文

彌多所惑

揚子曰以往聖之法治徒知問鼎請隧有懼

霸王之師

左傳宣公三年楚子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

不在鼎僖公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享之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

馬素車無復藩維之援

漢高祖初至霸上使人約降秦王子嬰繫頸以組白馬素車奉

天子璽符降軹道旁而降

不悟望夷之釁

秦相趙高弒二世望夷宮

未堪羿浞之

災羿音刈浞夏帝相既立后羿有窮氏篡位帝相徙商邱羿躬于畋獵信用寒浞浞後殺羿自立為帝因羿

之室生子羿羿弒帝相夏之貴臣既懼高貴之殃

離音魏

殺浞後滅豷立帝相子是為少康高貴卿公名髦文帝之孫嗣明帝位六年司馬昭擅政遂勒兵誅昭而敗為昭黨所弒

寧異申繒

之酷周幽王嬖褒姒而廢申后立褒姒之子伯服而黜太子申侯怒與繒及犬戎殺王驪山下此乃

欽明昏亂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世

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音餅詩曰价人維藩大邦爲屏化爲仇敵家

殊俗國異政強陵弱衆暴寡疆場彼此干戈侵伐狐貍

之役女子盡髻莊華切髻麻髮合結也左傳襄公四年邾滅紇救邾侵邾敗于狐

貍國人逆喪者皆髻魯於是乎髻禮記曰魯婦人髻而弔峻陵之師隻輪不反公羊傳僖

公二十二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匹馬隻輪無反者斯蓋略舉一隅其餘不可

勝數上平聲下上聲陸士衡名機晉吳郡人以聖王經國方規

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

嗣王謂周惠王襄王悼王也委

九鼎謂三王棄國出奔也凶族謂王子頽王子帶王子朝也據天邑謂三子據國僭位也

天下晏然

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

良之才膺共治之寄刺舉分竹何世無人

漢文帝初與郡守爲銅虎

符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乃聽受之以代古之圭璋分竹亦其義也

至使地或呈祥天

不愛寶

前漢黃霸爲潁川太守政化大行嘉禾生鳳凰集後漢秦彭爲潁川太守有甘露嘉禾爲麟之

瑞民稱父母

讀曰甫杜前漢邵信臣爲河南太守視民如子號曰邵父後漢杜詩爲南陽太守爲

政清平民爲之語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母

政比神明

後漢孟嘗爲合浦太守郡產珠先守多貪珠徙

交趾人物無資嘗至革前弊去

珠復還百姓反業謂爲神明

曹元首

魏人上六代方論感悟曹爽

區區然稱與人共其樂者

樂音洛後同

人必憂其憂與人同

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豈容以爲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

牧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其門資

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之榮貴莫不世增淫虐代

益驕侈離宮別館切漢凌雲或刑人力而將盡或召諸

侯而共落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舒

徵平聲左傳宣公九年陳靈公

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十年公與二人飲酒于夏氏
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

其廐而殺之二子奔
楚徵舒夏姬之子也
衛宣則父子聚麀終誅壽朔

麀音幽北

鹿也聚麀謂無禮也衛宣公納子伋之妻是爲宣姜生
壽及朔朔與宣姜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
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逃壽竊其
節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何罪賊又殺之國
人哀之作二子乘舟乃云爲已思治豈若是乎

爲去聲後同

內外羣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
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俸

祿不入私門

後漢楊秉爲豫章太守清儉計日受祿餘俸不入私門

妻子不之官

舍

後漢闕

爲鉅鹿太守何並爲潁川太守每之官妻子不入官舍

班條之貴食不舉

火後漢左雄為冀州刺史在任不舉煙火常食乾飯剖符之重居惟飲水晉鄧攸為

吳郡太守載米居南陽太守弊布裹身後漢羊續為南陽太守常敝衣

薄食妻子資藏布菜蕪縣長凝塵生甑長音掌後漢范丹為菜蕪縣令

家貧里歌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菜蕪專云為利圖物何其爽歟總

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情

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滅國弑君亂常干

紀春秋二百年間略無寧歲春秋始魯隱公元年終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

年言二百者舉大數也次睢咸秩遂用玉帛之君睢音綏左傳僖公十九年宋公

使邾文公用鄆子於次睢之社睢水名此水受汴入泗有妖神東夷祀之鄆子小國之君乃殺而祭之非禮也

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

魯道有蕩詩載驅篇之辭按春秋魯桓公夫人姜氏會齊

侯者凡六故齊人作是詩以刺文姜來會齊襄公也

縱使西漢哀平之際

前漢都長安故

曰西漢哀帝名欣定陶恭王之子平帝名衍中山孝王之子皆元帝之庶孫

東洛桓靈之時

後漢都洛陽故曰東洛桓帝名志章帝曾孫靈帝名宏章帝玄孫

下吏淫暴必不至此

爲政之理

爲如字後同

可以一言蔽焉伏惟陛下握紀御天

膺期啟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禳於寰區創業垂統配

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

施平聲

妙萬物而爲言獨照神衷

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修舊制建萬國以親諸侯竊以

漢魏以還餘風之弊未盡勛華既往至公之道斯乖況

晉氏失馭寓縣崩離晉司馬氏初受魏禪後遜于宋後魏乘時華夷雜

處乘平聲後魏拓拔氏本北夷種改姓元氏重以關河分阻吳楚懸隔重平聲

習文者學長短從橫之術從音習武者盡干戈戰爭之

心畢爲狙詐之階彌長澆浮之俗長音開皇在運開皇隋文

帝年因藉外家驅御羣英任雄猜之數坐移明運非克

定之功年踰二紀人不見德文帝在位二十四年及大業大業嗣立

煬帝世道交喪一人一物掃地將盡雖天縱神武削平

寇虐兵威不息勞止未康自陛下仰順聖慈嗣膺寶歷

情深致理綜覈前王雖至道無名言象所紀略陳梗槩

實所庶幾平聲愛敬烝烝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虞書稱舜曰克

諧以孝烝烝又格格姦訪安內豎親嘗御膳文王之德也禮記曰文王之

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寢門外問內

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曰安文王乃喜日中又至

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食上每憲司讞罪尚書奏獄

大小必察枉直咸舉以斷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隱

惻貫徹幽顯大禹之泣辜也

讞音碾議也說苑曰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

右曰罪人不順道何爲痛之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之民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

色直言虛心受納不簡鄙訥無棄芻蕘帝堯之求諫也

訥當作陋虞書曰稽于衆舍己從人

弘獎名教勸勵學徒既擢明經於青

紫將升碩儒於卿相聖人之善誘也

相去聲論語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羣臣以宮中暑濕寢饊或乖請移御高明營一小閣遂惜十家之產竟抑子來之願不吝陰陽之感以安卑陋之居頃歲霜儉普天饑饉喪亂甫爾倉廩空虛聖情矜

愍勤加賑恤竟無一人流離道路猶且食惟藜藿樂徹

箕簾

上音荀下音巨縣鐘鼓之推也皆以木爲之橫曰箕縱曰簾

言必悽動貌成癯

瘦公旦喜於重譯

重平聲旦周公名史記曰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

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

文命矜其

即叙

文命史記以爲禹名夏書曰織皮崑崙折支渠搜西戎即叙即就也言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於

西戎也

陛下每見四夷款附萬里歸仁必退思進省

悉井切

凝神動慮恐妄勞中國以求遠方不藉萬古之英聲以

存一時之茂實心切憂勞志絕遊幸每旦視朝

音聽受

無倦智周於萬物道濟於天下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

論是非

論平聲

備盡肝膈惟及政事更無異辭纔日昃必

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閒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以玄言

閒去聲

乙夜忘疲

太宗嘗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讀書何以爲人君

中宵不寐此

之四道獨邁往初斯實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弘茲風化

昭示四方信可以朞月之間彌綸天壤而淳粹尚阻浮

詭未移此由習之久難以卒變

卒音猝

請待斲雕成器以

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

制議山河之賞未爲晚焉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

於人乎

易豐卦象
傳之辭

美哉斯言也中書舍人馬周又上疏

曰伏見詔書令宗室勲賢

令平聲

作鎮藩部貽厥子孫嗣

守其政非有大故無或黜免臣竊惟陛下封植之者誠

愛之重之欲其緒裔承守與國無疆可使世官也何則

以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

堯之子曰丹朱舜之子曰商均皆不肖

況下

此以還而欲以父取兒恐失之遠矣儻有孩童嗣職萬

一驕逸則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政欲絕之也則

子文之理猶在

子文楚令尹姓鬬名穀於菟其孫克黃使齊復命自拘於司寇王思子文之治

曰子文無後何以

政欲留之也而樂厲之惡已彰

厲音

勸善使復其官

姓厲名晉大夫武子之子也晉士鞅曰樂厲汰虐已甚

猶可以免其在盈乎厲死武子所施沒矣而厲之惡實

章後盈見逐

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

見音現

則寧使割

恩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嚮之所謂愛之者乃適所

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

古者天子以五色土為壇封諸侯取其方面直以白

茅授之使立社於其國

疇其戶邑必有材行

去聲隨器方授則翰翮

非強亦可以獲免尤累

良偽切

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

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由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宜

使夫扶音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太宗並嘉納其

言於是竟罷子弟及功臣世襲刺史

按通鑑貞觀五年上令羣臣議封建

魏徵以爲若封建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歛又京

畿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封國邑經費頓闕又燕秦

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李百藥

云云顏師古以爲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閒以州縣

雜錯而居互相維持各守其境協力同心足扶京室爲

置官察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福朝貢禮

儀具爲條式一定此制萬代無虞十一月詔宗室勲賢

作鎮藩部云云十三年二月于志寧以爲古今事殊恐

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馬周亦上疏云云會長孫無忌

等皆不願上表固讓稱承恩以來形影相弔若履春冰

宗室憂虞如真湯火緬惟三代封建蓋由力不能制因
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己出兩漢罷侯蠲除曩弊深協
事宜今因臣等復有變更恐紊聖朝綱紀且後世愚幼
不肖之嗣或抵冒邦憲自取誅夷更因延世之賞致成
勦絕之禍良可哀愍願停渙汗之旨賜其性命之恩又
因子婦長樂公主固請於上且言臣等披荆棘事陛下
今海內寧一奈何棄之外州與遷徙何異上曰割地以
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其傳永久
而公等乃復發言怨望朕豈強公等以茅土耶詔停世
封刺史與此章所紀年歲不同今備錄于此亦以見唐
世議封建之始末云今按新唐書貞觀十一年六月
己未以諸王爲世封刺史戊辰以功臣爲世封刺史通
鑑綱目六月以荆王元景長孫無忌等爲諸州刺史均
與此章所紀年歲同與註內所引五年十一月年月不
合似當以新唐書
綱目及此章爲據

范氏祖禹曰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蓋自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而廢也周室既衰併爲十二列爲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亡秦滅六國以爲郡縣三代之制不可復矣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及藩屏疆則必至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也況諸侯之後嗣或賢或不肖而必使之繼世是以一人而害一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爲盛哉

胡氏寅曰太宗嘗讀周官書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言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及法三代之治詔羣臣議封建其本於此乎夫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

人欲之私也魏徵蓋未嘗詳考古制鹵莽甚矣而近世蘇范二氏亦謂封建不可行始皇李斯柳宗元之論聖人不能易也嗚呼豈其然哉宗元之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誠使上古諸侯以爲民害聖人不得已而存之則唐虞之際洪水懷襄民無所定武王周公誅紂伐奄滅國五十皆天下之大變也此數聖人不能因時之變更立制度以爲郡縣乃畫壤列土修明侯甸之法何哉宗元又曰德在人者死必奉其嗣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爲其德之不可忘是以憫其絕比仁之至義之盡而出於人心之固然者固非聖人之私意而歸之勢可乎宗元又曰諸侯國亂天子不得變其君夫孟子所言貶國削地六師移之之法皆先王之制也烏在其不改變乎漢不能制侯王未萌之惡及大逆不道然後勒兵夷之此非三代故事自漢之失爰盜固言之矣豈可舉此以例禹湯文武所爲哉方三代盛時諸侯或自其國入爲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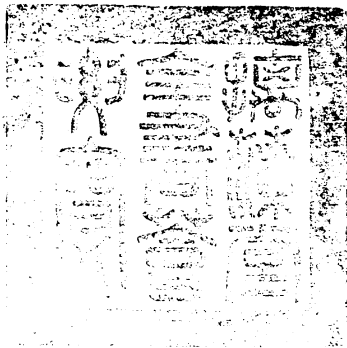
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間王政至其衰也五伯雖疆大猶且攘夷狄以尊戴天下之共主凡若此類宗元皆略而不稱乃摘取衰微禍亂之一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見別者而欲廢天下之屨也宗元又曰湯資三千諸侯以黜夏武資八百諸侯以翦商故不敢變易也是聖人於未舉兵之前要結衆力及成功之後姑息苟安此六國五代庸主之所行而謂湯武爲之乎宗元又曰封建非公之大者公天下自秦始夫謂三代聖王無公心以封建自私自是伯夷而爲盜跖之事也謂秦無私意以郡縣公天下是飛廉而有比干之忠也一何不類之甚歟宗元又曰諸侯繼世而立又有世大夫食祿采地以盡其封域雖聖賢生于其時無以立于天下天子聖明公卿必得其人諸侯不敢越亂法度世固多賢也而又有鄉舉里選之法有明明側陋之揚何患乎材之不用也若上無明君下無賢臣如周之衰秦之季漢魏隋唐之時在

位者無非小人而興邦之良佐悉沈于民伍不見庸也雖守宰徧宇內將何救於此故凡宗元封建論皆無稽而不可信也夫爲君如堯舜禹湯亦足矣帝王之治至於唐虞三代亦無以加矣井天下之田使民各有以養其生經天下之國使賢才皆得以施其用人主自治不過千里大小相維輕重相制外無疆暴侵陵微弱不立之患內無廣土衆民奢泰恣肆之失是以義處利均天下之施故曰封建之法天下之公也若秦則妬民之兼并而自爲兼并莞天下之私以自奉故曰郡縣之制人欲之私也或曰然則封建今可行乎曰何獨封建也二帝三王之法孰不可行者在人而已矣然欲行封建先自井田始范子亦惑於宗元謂今日之法不可用於古猶古之法不可用於今夫後世之私意妄爲固不可行於古而爲天下者不以二帝三王善政良法爲則則又何貴於稽古哉

愚按封建古先哲王公天下之良法美意也後世
言治者何敢妄議哉自秦罷侯置守之後田制學
制皆非古矣由漢以下封建郡縣參錯若漢七國
晉八王挺禍尤甚其閒悖逆自恣負強梗化者不
可勝數而維垣維翰者亦復不少然終不若郡縣
臂指運掉之爲得於是封建是非之論興焉河南
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
後世無古先哲王治天下之本而用古先哲王治
天下之具宜致然也豈封建之失哉愚不揆竊謂
柳宗元之論固難盡非而謂封建非聖人意謂公
天下自秦始此誠爲過不以盛時封建之美處爲
言而以季世之弊處爲說此誠爲偏若胡氏以井
田封建可行於後世則亦未敢以爲知言也封建
井田兆於黃帝畫壑分州綿歷幾代大備於周豈
一朝夕之故哉居今之世出宗室而分王之取民
田而井疆之紛紜鞅鞅何能有定故以封建爲非

者昧於古之實也。以封建爲是者，泥於古之名也。蓋曰：彼三代而上之事勢，此三代而下之事勢。去古既遠，權時施宜，郡縣不可易也。惟當精擇守令，拔其有治平之績者，加秩而久任之。登進而激勸之，體古先哲王之美意而行。後世之良法，可也。毋庸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爲治。

貞觀政要卷三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周學莊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貞觀政要卷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六百八十四

史部

貞觀政要卷四

唐 吳兢 撰

元 戈直 集論

太子諸王定分第九

凡四章

貞觀七年授吳王恪齊州都督太宗謂侍臣曰父子之

情豈不欲常相見耶但家國事殊須出作藩屏且令其

早有定分

令平聲分去聲凡言定分並同

絕覬覦之心我百年後使其

兄弟無危亡之患也

按史傳恪初王鬱林貞觀十年始改王吳授安州都督帝賜書曰汝

惟茂親勉思所以藩王室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外爲之君臣內爲之父子今當去膝下不遺汝珍而遺汝以言其念之哉帝後以晉王爲太子又欲立恪長孫無忌固爭帝曰公豈以非己甥邪且恪英果類我無忌曰晉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舉恭不定則敗況儲位乎帝乃止

愚按是時承乾方處東宮凶德未著太宗出吳王使居藩屏欲其早有定分可謂處之盡其道矣其後既立晉王又欲立恪卒陷恪於死地何始終之矛盾邪竊嘗論之漢高祖之欲易惠帝唐太宗之欲易高宗皆爲宗廟社稷之遠圖初不可以尋常嫡庶之禮槩論之也合二君之事而觀之則太宗之事近正何也漢高祖之欲易太子是也其欲立趙王則出於溺愛之私矣子房之不立如意是也然遂引致四皓擁護太子以成呂氏之禍杜牧所謂四老安劉反爲滅劉者其可不寒心哉故朱子

謂高祖若能以天下大計爲心則蚤與張陳陵勃
謀之以恆易盈可也若吳王恪之在當時內不聞
其母有戚姬嬖愛之私外不聞恪有魏王奪嫡之
計太宗深知高宗之懦弱不足以承宗廟之重故
以社稷大計問之無忌無忌外雖爲正大之論內
實懷外家之私其後卒以無辜陷恪死地無忌之
罪上通於天矣夫以恪之英才幸而嗣聖之際尚
存庶幾匡正唐室不致北晨之禍如此其烈也豈
不悲哉然則太宗之事賢於高祖
無忌之心則真子房之罪人矣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漢晉以來諸王皆爲

樹置失宜

爲去聲

不預立定分以至於滅亡人主熟知其

然但溺於私愛故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諸王

承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慮不惟慮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樹陳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從而畏之也

魏武帝曹操也操生四子

丕彰植熊丕文帝也植陳思王也植多藝能操愛之文帝既立植寵日衰後以悖慢貶安鄉侯後進王東阿

此則武帝之寵陳思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

曾音層

俚語曰

俚音里俚語猶云俗諺也

貧不

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聖創業豈惟處

置見在子弟而已

處上聲見音現

當須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

行疏奏太宗甚嘉之賜物百段

唐氏仲友曰太宗制古之所不制臣古之所不臣而獨牽於私欲不能自克於嫡庶之際不爲遠處竟使賢才宗支連頸就戮周實有先見之明惜哉言之不力

愚按周官有王世子不會之文王之衆子不與焉夫先王愛子之心豈不欲其周徧哉蓋所以別嫌疑明嫡庶絕覬覦息禍亂也隋文帝既立勇爲太子又使晉漢秦蜀四王各據方面恩寵相埒且誇示於人曰前代兄弟相爭者由嫡庶之分也今吾五子同母何憂禍亂哉其後五子互相攘奪無一人得令終者至今爲天下笑太宗目覩隋室之禍宜知所鑒矣既立承乾爲太子復寵待諸王無所

高下馬周窺見禍亂之端亟以爲言太宗雖能嘉賞迄不能改愚觀太宗每事以隋爲鑒獨於諸王定分而忘之豈所謂溺愛者不明邪

貞觀十三年諫議大夫褚遂良以每日

一作月

特給魏王

泰府料物有逾於皇太子上疏諫曰昔聖人制禮尊嫡

卑庶謂之儲君

儲音除副也太子君之副故謂之儲君

道亞霄極甚爲崇

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卑不得爲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於人情然後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雖愛不得超越

嫡子正禮特須尊崇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當親者疎

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徒承機而動私恩害公或至亂國

伏惟陛下功超萬古道冠百王

冠去聲

發施號令

施平聲

爲

世作法

爲去聲

一日萬機或未盡美臣職諫諍無容靜默

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見聞不以爲是臣聞傳

曰

傳去聲

愛子教以義方忠孝恭儉義方之謂昔漢竇太

后及景帝並不識義方之理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餘

城苑方三百里大營宮室複道彌望積財鉅萬計出

警入蹕小不得意發病而死

錙舉兩切貫錢索也蹕音畢天子出稱警入稱蹕竇

太后漢文帝之后生景帝及梁王王名武諡曰孝事見本傳

宣帝亦驕恣淮陽王幾

至於敗賴其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

幾平聲淮陽王名欽漢宣帝庶

子也諡曰憲事見本傳

且魏王既新出閣伏願恆存禮訓妙擇師

傅示其成敗既敦之以節儉又勸之以文學惟忠惟孝

因而獎之道德齊禮

論語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

乃爲良器此

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太宗深納其言

陳氏惇修曰甚哉太宗之不善爲父也所以啟泰之邪心者太宗也非泰之罪也太宗既立承乾爲太子

而所以眷眷於泰而寵錫之者其禮乃過於承乾其
理何邪是時雖未嘗許泰爲太子而禮數優異則立
泰之意固已見於不言之間矣然則寧免泰之無覲
覲而不以計傾承乾者乎及其邪心既啟然後從而
裁抑之既幽之復降之是何異
誘其入而復閉其門不亦惑乎
愚按古者不以私恩害公義故嫡長之重衆子雖
愛不得而並焉所以明尊卑之等杜僭忒之源也
太宗以聰明之君而於太子魏王之事獨不能定
其分異其禮雖深納遂良之言而私愛之心終不
能自克卒至於兩廢
焉其亦可監也夫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各爲

我言之

爲去聲後
爲朕同

尚書右僕射高士廉

名儉以字行初
秦王薦爲治中

王爲皇太子授右庶子既即位爲吏部尚書封曰養百
許國公後遷僕射攝太傅掌機務二十一年卒

姓最急黃門侍郎劉洎曰撫四夷急中書侍郎岑文本

曰傳稱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義爲急傳去聲諫議大夫褚

遂良曰即日四方仰德不敢爲非但太子諸王須有定

分陛下宜爲萬代法以遺子孫遺去聲此最當今日之急

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已覺衰怠既以長子守

器東宮長音掌諸弟及庶子數將四十心常憂慮在此耳

但自古嫡庶無良何嘗不傾敗家國公等爲朕搜訪賢

德以輔儲宮爰及諸王咸求正士且官人事王不宜歲

久歲久則分義情深非意闕

闕分去聲闕音窺

多由此

作其王府官寮勿令過四考

令平聲

唐氏仲友曰太宗不知溺愛之在己獨欲責之保傳王者又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何也彼誠賢者雖終身而未足誠不賢一日猶不可况四考乎

愚按國家急務養百姓也撫四夷也道德齊禮也若高士廉劉洎岑文本之言皆急務也而褚遂良則以太子諸王須有定分爲當今之急考其時承乾之惡已著魏王泰窺伺之情頗露漢王元昌同惡之迹益彰遂良之言宜其爲急務也非以養百姓撫四夷道德齊禮爲不急也太宗不思所以正

定分而責備於人抑末矣且踰年而有東宮之變矣方且曰公等為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宮又何益哉

尊敬師傅第十章 凡六

貞觀三年太子少師少去聲

李綱字文紀觀州人始名瑗慕張綱為人改焉仕隋

為太子洗馬擢尚書右丞隋末賊帥何潘仁劫為長史高祖平京師綱上謁既受禪拜禮部尚書太子詹事諫建成不聽遂乞骸骨貞觀初拜是職五年卒諡曰貞。今按通鑑綱目此條係在貞觀四年

有脚疾不堪踐履太宗賜步輿令三衛輦入東宮令平聲唐制東宮六率府分為

上中下三等掌宿衛之事是為三衛詔皇太子引上殿親拜之大見崇重

綱爲太子

爲去聲

陳君臣父子之道問寢侍膳之方

見封建篇

註理順辭直聽者忘倦太子嘗商略古來君臣名教竭

忠盡節之事綱慄然曰

慄音凜嚴毅貌

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

命

論語曾子之言謂輔幼君攝國政也

古之以爲難綱以爲易

以鼓切

每吐

論發言皆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太子未嘗不聳然

禮敬

愚按世子爲王之貳天下之本也太宗即位之後
蚤建太子以固天下之本而嚴太子尊敬師傅之
禮稽之古典允合其宜李綱少慷慨有風節故其
發言吐論辭色毅然宜皇儲之所禮敬也古人謂

一心可以事百
君者綱之謂歟

貞觀六年詔曰朕比尋討經史

比音鼻

明王聖帝曷嘗無

師傅哉前所進令遂不覩三師之位意將未可何以然

黃帝學大顛顛頊學錄圖堯學尹壽

一作君時

舜學務成昭

禹學西王國湯學威子伯文王學子期武王學虢叔已

出劉向新序

前代聖王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譽

不傳乎載籍況朕接百王之末智不同聖人其無師傅

安可以臨兆民者哉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詩大

雅嘉樂
篇之辭

夫不學則不明古道

扶夫音

而能政致太平者未

之有也可即著令置三師之位

按史志隋廢三師貞觀十一年復置與三公皆

不設
官屬

愚按周書曰立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論道經邦
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
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豈易其人哉若論其極必
舉夔稷契伊傅周召而後可世變無窮隨世升降
可也唐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佐天子所師法無
所總職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佐天子理陰陽平
邦國無所不統此則非古制也以太宗之時固皆
元勳碩德居之制雖殊古而名意則同降此則爲
加官視品秩崇高耳豈皆其人哉人君欲
稽古以正名苟捨周官愚未見其可也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上智之人自無所染但中智

之人無恆從教而變況太子師保古難其選成王幼小

周召爲保傅

賈誼曰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傅周公爲太保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

左右皆賢日聞雅訓足以長仁益德長音使爲聖君秦

之胡亥用趙高作傳教以刑法及其嗣位誅功臣殺親

族酷暴不已旋踵而亡

胡亥秦二世名初始皇使趙高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及嗣位

高說曰陛下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宗室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二世乃更爲

法律大臣公子有罪輒誅二世卒爲高所弑

故知人之善惡誠由近習朕今

爲太子諸王

爲去聲

精選師傅令其式瞻禮度

令平聲

有所

裨益公等可訪正直忠信者各舉三兩人

愚按太子國家之根本也諸王公族之枝葉也根本安固枝葉茂盛永乎于休則開導而訓告之豈不在師傅乎然三代尚矣自漢以來未嘗不切切於嚴師傅也而諸王之賢求如河間東平何不多見夫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况崇高之上者乎爲君父者尚慎于茲

貞觀十一年以禮部尚書王珪兼爲魏王師

唐因隋制皇叔昆弟

皇子爲親王者置師掌傅相訓導匡其過失

太宗謂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曰

古來帝子生於深宮及其成人無不驕逸是以傾覆相

踵少能自濟我今嚴教子弟欲皆得安全王珪我久驅
使甚知剛直志存忠孝選爲子師卿宜語泰每對王珪
如見我面宜加尊敬不得懈怠珪亦以師道自處上聲時
議善之也

胡氏寅曰爲人師者豈徒禮貌云乎哉必有道以授
人而道以人倫爲至魏王泰是時承寵偏厚於兄弟
間漸生異慮防其微而革其心不於師而誰望而王
珪告戒之方教訓之道未之聞也魏王卒以窺伺儲
位廢斥而死夫豈獨泰
之罪哉珪亦與有責矣

愚按太宗以王珪爲魏王師且諭玄齡以嚴教之
意可謂得人矣然嘗觀太宗愛泰之心甚至固父

子之情也乃詔即府置文館得自引博士蘇勗勸
秦延賓客著書如古賢王奏撰括地志於是士有
文學者多與而貴游因藉其門如市秦之月稟又
過太子遠甚褚遂良亦以爲言其後卒有奪嫡之
罪竟罹幽貶夫倣古賢王著書必如河間東平而
後可也且漢武帝爲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
識者非之今秦諸王也使之置館引賓客
私權勢其毋乃與所謂嚴教之意異歟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司空房玄齡曰三
師以德道人者也若師體卑太子無所取則於是詔令
平撰太子接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三師
答拜每門讓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書前名惶

恐後名惶恐再拜

愚按太宗制太子接三師儀注委曲尊隆意亦至矣師嚴然後道尊況元良而屈體盡敬於師傅其關繫豈不九重也然嘗觀賈誼引大戴記之言於政事書曰師道之教訓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也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入學則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此古昔太子親師傳之實也又不止於儀注之文而已為君父者不可不考於賈誼之書

貞觀十八年高宗初立為皇太子

貞觀十七年四月立晉王治為皇太子是

為高宗

尚未尊賢重道太宗又嘗令太子

令平聲後同

居寢殿

之側絕不往東宮散騎常侍劉洎上書曰臣聞郊迎四

方孟侯所以成德

月令天子立春迎春於東郊立夏迎夏於南郊立秋迎秋於西郊立冬迎冬於北郊按此非王世子之事或曰周制東西南北之

冬於北郊按此非王世子之事或曰周制東西南北之學在於四郊孟長也孟侯謂世子也此說於成德爲切

迎字齒學三讓元良由是作貞

文王世子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其齒於學之

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

曰有父在則禮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二曰君在則

禮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矣三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

幼之節矣故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禮曰一有

元良萬斯皆屈主祀之尊 主祀一作嗣主 申下交之義故得芻

言咸薦睿問旁通不出軒庭坐知天壤率由茲道永固

鴻基者焉至若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

長音未

曾識憂懼

曾音層

無由曉風雅雖復神機不測天縱生知

而開物成務終由外獎匪夫崇彼干籥

夫音扶後同籥音約干舞者所

執之楯也籥樂管以竹爲之

三孔長三尺以和衆聲者也聽茲謠頌何以辨章庶類

甄覈彞倫

甄音珍

歷考聖賢咸資琢玉

學記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是故周儲上哲師望爽而加裕

周儲謂成王也望太公號爽召公名成王以二

公爲漢嗣深仁引園綺而昭德

漢嗣謂惠帝盈也高祖欲廢太子盈張良教太

子迎四皓高祖置酒太子侍四皓從皆年八十餘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既去上目送之曰彼四人爲之輔

羽翼已成難動矣卒不廢四皓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也原夫太子宗祧是繫

善惡之際興亡斯在不勤于始將悔于終是以鼂錯上

書令通政術

鼂音潮錯音措漢文帝時鼂錯爲太子舍人遷博士上書曰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

於萬世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爲皇太子急之賈誼

獻策務知禮教

賈誼雜陽人漢文帝時爲梁懷王傳上書曰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

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竊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已行矣竊

惟皇太子玉裕挺生金聲夙振明允篤誠之美孝友仁

義之方皆挺自天姿非勞審諭固以華夷仰德翔泳希

風矣然則寢門視膳已表於三朝

音潮事見封建篇註

藝宮論道

宜弘於四術

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

雖富於春秋飭

躬有漸實恐歲月易往

易以鼓切

墮業興譏取適晏安言從

此始臣以愚短幸參侍從

去聲

思廣儲明暫願聞徹不敢

曲陳故事切請以聖德言之伏惟陛下誕睿膺圖登庸

歷試多才多藝道著於匡時允文允武功成於纂祀萬

方即叙九圍清晏尚且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求異聞於

振古勞睿思於當年

思去聲 後同

乙夜觀書事高漢帝

漢紀 光武

講論經理 夜分乃寐

馬上披卷勤過魏王

魏紀文帝雖在 軍旅手不釋卷

陛下自

勵如此而令太子優游棄日不習圖書臣所未諭一也

加以暫屏機務

屏音餅 棄也

即寓雕蟲

揚子曰或問吾子少 而好賦曰童子雕蟲

篆刻壯夫 不爲也

紆寶思於天文則長河韜映摘玉華於仙札

摘音

則流霞成彩固以鎔銖萬代

鎔音淄 銖音殊 十黍 爲 爲 十 爲 銖 十 銖

爲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

屈原名平楚懷王時爲 大夫作離騷經爲詞賦

之祖宋玉屈原弟子 楚大夫以詞賦名

鍾張何階於入室

鍾繇字元長魏 太尉善草書張

芝字伯英後漢太尉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時稱草聖

陛下自好如此

好去聲

而太子

悠然靜處

上聲

不尋篇翰臣所未諭二也陛下備該衆妙

獨秀寰中猶晦天聰俯詢凡識聽朝之隙

與隙同

引見羣

官降以溫顏訪以今古故得朝廷是非閭里好惡凡有

巨細必關聞聽陛下自行如此而令太子久趨入侍不

接正人臣所未諭三也陛下若謂無益則何事勞神若

謂有成則宜申貽厥

詩曰貽厥孫謀

蔑而不急未見其可伏願

俯推睿範訓及儲君授以良書娛之嘉客朝披經史觀

成敗於前蹤晚接賓遊訪得失於當代間以書札

間去聲

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副德愈光羣生

之福也竊以良娣之選徧於中國仰惟聖旨本求典內

冀防微慎遠慮臣下所知暨乎徵簡人物

徵平聲

則與聘

納相違監撫二周

監平聲監撫謂監國撫軍也

未近一士愚謂內既

如彼外亦宜然者恐招物議謂陛下重內而輕外也古

之太子問安而退所以廣敬於君父異宮而處

上聲所以

分別於嫌疑

別彼列切

今太子一侍天闈動移旬朔師傅已

下無由接見假令供奉有隙供平聲暫還東朝拜謁既疎

且事俯仰規諫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親教宮寮

無因以進言寮音采寮屬也雖有具寮竟將何補伏願俯循前

躅音燭躅跡也稍抑下流弘遠大之規展師友之義則離徽克

茂帝圖斯廣凡在黎元孰不慶賴太子溫良恭儉聰明

睿哲含靈所悉臣豈不知而淺識勤勤思効愚忠者願

滄溟益潤日月增華也太宗乃令洎與岑文本馬周遞

日往東宮與皇太子談論按通鑑此疏係十七年又按高宗諫誅穆裕太宗歸功洎

等事在十八年則洎
上此疏當在十七年

唐氏仲友曰劉洎此疏足見其爲剛直果敢之士太宗以太子諫誅穆裕歸功諫臣則洎接正人聞正論之說驗矣惜太子不足有爲也

又曰古之制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意防深矣易子而教責善則離還東宮近師傅之諫當矣

愚按太子承乾既廢晉王治初立之後劉洎此疏條陳詳悉誠教世子之至善也太宗以洎言令洎與岑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談論可謂得人矣夫修身正家之道敬大臣體羣臣親君子遠小人之要未必不見於談論也出震繼明不旋踵而背之卒基唐家之禍於不忍言其氣化人事之相符乎抑所以輔翼之具未至耶

教戒太子諸王第十一章

凡七

貞觀七年太宗謂太子左庶子于志寧

字仲謚京兆人貞觀三年爲中

書侍郎遷左庶子上諫苑俄兼詹事晉王爲皇太子復拜左庶子

杜正倫曰卿等輔導

太子常須爲說

爲去聲後爲說同

百姓間利害事朕年十八猶

在人間百姓艱難無不諳練及居帝位每商量處置

量平

聲處上聲

或時有乖踈得人諫諍方始覺悟若無忠諫者爲

說何由行得好事况太子生長深宮

長音掌

百姓艱難都

不聞見乎且人主安危所繫不可輒爲驕縱但出敕云

有諫者即斬必知天下士庶無敢更發直言故克已勵
精容納諫諍卿等常須以此意共其談說每見有不是
事宜極言切諫令有所裨益也令平聲

唐氏仲友曰太宗誠有知子之明其教之亦云篤矣此數語者即周公無逸之書也至謂若詔天下敢諫者死將無復發言此則煬帝有前鑒矣奈何承乾方欲以殺止諫雖百正倫何益哉

愚按太宗君臨天下方勵精之初容受直言導人使諫蚤建太子命東宮輔臣極言規正令有所裨益蓋望太子亦如己之從諫其意不亦深切哉惜乎承乾不足以副君父之意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

文王之母太任爲人

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
淫聲口不出傲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識百
卒爲周宗而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朕則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

有誨諭見其臨食將飯謂曰汝知飯乎對曰不知曰凡

稼穡艱難皆出人力不奪其時常有此飯見其乘馬

乘平

聲後又謂曰汝知馬乎對曰不知曰能代人勞苦者也

以時消息不盡其力則可以常有馬也見其乘舟又謂

曰汝知舟乎對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

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爾方爲人主可不畏懼見其休

於曲木之下又謂曰汝知此樹乎對曰不知曰此木雖

曲得繩則正爲人君雖無道受諫則聖此傳說所言

音說

悅商書傳說告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可以自鑒

愚按太宗懲承乾之失德望儲君之近德於是遇事必誨其愛儲君者所以愛百姓也將飯而戒則知民生之艱難矣乘馬而戒則知民力之困乏矣乘舟而戒則知民心之無恆矣休曲木而戒則知立身之必從正矣觀前代教誡太子之辭未有切於此者稽之古禮經教世子之道亦不過如是也迨夫高宗臨御其於子庶民猶知所以保養之意惟疎遠老臣失德宮闈竟忘王業之艱難毋乃雖誨諄諄而聽藐藐乎

貞觀七年太宗謂侍中魏徵曰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

甚少皆由生長富貴

長音掌 後同

好尚驕逸

好去聲

多不解

音懈

親君子遠小人故爾

遠去聲 後同

朕所有子弟欲使見前言

往行

去聲

冀其以爲規範因命徵錄古來帝王子弟成敗

事名爲自古諸侯王善惡錄以賜諸王其序曰觀夫

音挾

後同膺期受命握圖御寓咸建懿親藩屏王室布在方策

可得而言自軒分二十五子

國語黃帝之子二十五人 其同姓者二人青陽與夷

鼓是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十四人別爲十舜舉一十六

二姓姬酉祁已滕歲任荀倍姁依是也

族即八元八凱 見擇官篇註爰歷周漢以逮陳隋分裂山河大啟磐

石者衆矣或保又王家與時升降或失其土宇不祀忽

諸然考其隆替察其興滅功名立威資始封之君國

喪身亡多因繼體之后其故何哉始封之君時逢草昧

見王業之艱阻知父兄之憂勤是以在上不驕夙夜匪

懈或設醴以求賢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爲穆生設醴或

吐飧而接士周公戒伯禽曰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

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故甘忠言之逆耳家語曰忠言得百姓

之懼心孝經曰治國者不敢侮於樹至德於生前流遺

愛於身後暨天子孫繼體多屬隆平生自深宮之中長

居婦人之手不以高危為憂懼豈知稼穡之艱難周書曰相

小人厥父母勤勞于稼穡 昵近小人昵與 踈遠君子網

繆哲婦傲狠明德犯義悖禮淫荒無度不遵典憲僭差

越等恃一顧之權寵便懷匹嫡之心矜一事之微勞遂

有無厭之望厭平聲 棄忠貞之正路蹈姦宄之迷塗宄音

曰寇賊姦宄注在 愎諫違卜愎音 往而不返雖梁孝齊

問之勲庸梁孝名武漢文帝子也封梁王七國反先擊

梁殺虜有功諡曰孝齊問姓司馬名問晉齊

王攸子也爲大司馬封淮南東阿之才俊淮南名安漢武帝諸父也

封淮南王好書鼓瑟招賓客喜文辭後推摩霄之逸翮

坐反謀自殺諡曰厲東阿見定分篇注

成窮轍之涸鱗棄桓文之大功齊桓公晉文公皆春秋諸侯之伯有尊王室匡

天下就梁董之顯戮梁冀漢桓帝時爲大將軍後爲反謀冀與妻皆自殺董卓漢獻帝時

自爲太尉相國作亂被誅夷三族垂爲烟戒可不惜乎皇帝以聖哲之

資拯傾危之運耀七德以清六合左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定

民和衆豐財者也使子孫無忘其章注云此武王七德之義

四荒親睦九族

九族高祖立

念華萼於棠棣

棠棣詩小雅篇名燕

兄弟之樂歌也 寄維城於宗子心乎愛矣靡日不思爰命下臣

考覽載籍博求鑑鏡貽厥孫謀臣輒竭愚誠稽諸則訓

凡為藩為翰有國有家者其興也必由於積善其亡也

皆在於積惡故知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

滅身然則禍福無門吉凶由己惟人所召豈徒言哉今

錄自古諸王行事得失分其善惡各為一篇名曰諸王

善惡錄欲使見善思齊足以揚名不朽聞惡能改能一作知

庶得免乎大過從善則有譽改過則無咎興亡是繫可

不勉歟太宗覽而稱善謂諸王曰此宜置于座右用爲
立身之本

愚按人性皆善也而惡則豈人之性哉習於善則
善習於惡則惡耳况太子諸王乎嘗觀漢諸侯王
恪謹以守國者何少放逸以失國者何多今太宗
命集往古之事爲諸侯王善惡錄使知善之足以
成名惡之足以滅身昭然可鑒矣然唐室興王之
初其諸王如道宗道玄孝恭道彥皆相與艱難共
成大勲賢德著聞此善之可稱者也暨有天下之
後諸王皆身享富貴福澤順境而喪德者何多耶
蓋太宗家庭之內思常拚義訓教之言雖切佩服
之心蓋寡母乃居移氣養移體有以汨其本然之
善乎豈人
性之惡哉

貞觀十年太宗謂荆王元景漢王元昌吳王恪魏王泰

等曰自漢已來帝弟帝子受茅土居榮貴者甚衆惟東

平及河間王

東平王名蒼漢光武子也好經書有智思文稱典雅明帝問處家何事最樂王曰爲

善最樂諡曰憲河間王名德漢景帝子也博學有德武帝時奏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諡曰獻最有

令名得保其祿位如楚王瑋之徒

瑋音筆楚王瑋晉武帝第五子也元康中

掌兵權剛狠好殺因矯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賈后遂執瑋下廷尉斬之諡曰隱覆亡非一

並爲生長富貴

爲去聲後同

好自驕逸所致

好去聲

汝等鑒誠

宜熟思之揀擇賢才爲汝師友須受其諫諍勿得自專

我聞以德服物信非虛說比嘗比音鼻夢中見一人云虞

舜我不覺竦然敬異豈不爲仰其德也向若夢見桀紂

必應斫之應平聲桀紂雖是天子今若相喚作桀紂人必

大怒顏回閔子騫顏回字子淵閔損字子騫皆孔子弟子以德行稱郭林宗黃

叔度二人皆後漢時高尚之士郭林宗名太太原人也范滂稱之曰隱不違親身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

侯不得友黃叔度名憲汝南人也郭林宗稱之曰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滄之不濁不可量也雖是

布衣今若相稱贊道類此四賢必當大喜故知人之立

身所貴者惟在德行去聲後德行同何必要論榮貴汝等位列

藩王家食實封更能克修德行豈不具美也且君子小人本無常行善事則爲君子行惡事則爲小人當須自剋勵使善事日聞勿縱欲肆情自陷刑戮

貞觀十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歷觀前代撥亂創業之主生長人間長音掌皆識達情僞罕至於敗亡逮乎繼世

守文之君生而富貴不知疾苦動至夷滅朕少小以來少去聲經營多難備知天下之事猶恐有所不逮至於荆

王諸弟生自深宮識不及遠安能念此哉朕每一食便

念稼穡之艱難每一衣則思紡績之辛苦諸弟何能學
朕乎選良佐以爲藩弼庶其習近善人得免於愆過爾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吳王恪曰父之愛子人之常情非
待教訓而知也子能忠孝則善矣若不遵誨誘忘棄禮

法必自致刑戮父雖愛之將如之何昔漢武帝既崩昭

帝嗣立燕王旦素驕縱譎張不服

譎音舟譎張狂貌

霍光遣一

折簡誅之則身死國除

漢武帝名徹既崩少子弗陵立是爲昭帝燕王名旦武帝第三

子也霍光爲大將軍輔昭帝燕王與上官桀等潛謀不軌事敗桀等伏誅乃賜燕壘書責之因以綬自絞賜諡

刺曰夫爲臣子扶夫音不得不慎

愚按太宗之教戒諸王也其辭旨諄諄矣既以漢河間東平之善楚王瑋之惡以曉之復以虞舜之聖桀紂之惡與夫漢霍光誅燕王旦之事以曉之又謂玄齡選良佐以爲藩弼使其能佩服斯訓何以尚茲然愚觀太宗教戒之辭誠諄諄毋乃以言教乎所與言者荆王元景漢王元昌吳王恪魏王泰也其後荆王與房遺愛同反漢王與承乾同反魏王以謀奪嫡而廢吳王亦以嫌疑爲高宗所殺四人無得令終者豈富貴驕奢有以移其本性耶抑太宗教戒之言雖切而表率之道未至耶

貞觀中皇子年小者多授以都督刺史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諫曰昔兩漢以郡國理人除郡以外分立諸子

割土封疆雜用周制皇唐郡縣粗依秦法

粗去聲

皇子幼

年或授刺史陛下豈不以王之骨肉

王去聲

鎮扞四方聖

人造制道高前古臣愚見有小未盡何者刺史師帥人

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內蘇息遇一不善人闔州勞弊是

以人君愛恤百姓常爲擇賢

爲去聲後爲立同

或稱河潤九里

京師蒙福

漢光武時潁川盜起徵拜漁陽太守郭伋爲潁川太守召見帝勞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

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伋到郡招懷羣盜皆降

或與人興詠生爲立祠

漢明

帝時王堂拜巴州太守時西羌爲寇堂討平之巴庸清靜生爲立祠

漢宣帝

名詢武帝曾孫衛太子之

也孫云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如臣愚見陛下子內

年齒尚幼未堪臨人者請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一則畏

天之威不敢犯禁二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習

自知爲人審堪臨州然後遣出臣謹按漢明章和三帝

後漢明帝名莊章能友愛子弟自茲以降以爲準的封

立諸王雖各有土年尚幼小者各留京師訓以禮法垂

以恩惠訖三帝世諸王數十百人惟二王稍惡二王謂楚王英

廣陵思王荆也皆以謀逆自殺自餘皆冲和深粹惟陛下詳察太宗嘉

納其言

唐氏仲友曰遂良之諫切中太宗之病太宗十八舉義兵以已揆人不閒幼小曾不知人才不同未知稼穡之艱難乃使之臨民何止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况膏粱之性難正古人病之而况於帝子乎遂良欲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除遣真良策也然帝子之重土地不足藩維磐石之宗使臨一州亦何益哉賢乎適足以勞之不賢適足以累之而已

惜哉唐之君臣其見之未及此也

愚按昔封建之世固有年幼而祚土者何則一國而有卿大夫士上焉者命於天子下焉者命於其國國君之齒少則正卿當國法制秩然成王封小弱弟於唐其後卒開大國之迹此封建之世之事也唐都督刺史古方伯諸侯之職而事體不同非如建國之有卿大夫士以相參佐也而使皇子之

年小者居之非懦弱不自樹立則驕泰以取
敗耳非司牧之道也遂良之疏誠爲龜鑑

規諫太子第十二章

凡四

貞觀五年李百藥爲太子右庶子時太子承乾

字高明太宗長

子也生承乾殿即以命之貞觀初立爲皇太子甫八歲特敏惠及長過惡浸聞十七年廢爲庶人十八年卒封常山王頗留意典墳
孔安國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諡曰愍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

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然閒讌之後嬉戲過度百藥作贊道賦

以諷焉其詞曰下臣側聞先聖之格言嘗覽載籍之遺則伊天地之玄造洎皇王之建國曰人紀與人綱資立

言與立德履之則率性成道違之則罔念作忒望興廢

如從鈞視吉凶如糾纏音墨至乃受圖膺錄握鏡君臨因

萬物之思化以百姓而爲心體大儀之潛運閱往古於

來今盡爲善於乙夜惜勤勞於寸陰淮南子云聖人不

陰時難得而易失也故能釋層冰於瀚海變寒谷於蹠林蹠都賴

切唐之思結地置蹠林州漢書總人靈以胥悅極穹壤

而懷音赫矣聖唐大哉靈命時維大始大讀運鍾上聖

天縱皇儲固本居正機悟宏遠神姿凝映顧三善而必

弘見教誠
篇注

祇四德而為行

去聲易文言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每

趨庭而聞禮

論語伯魚曰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曰未也鯉退而學禮

常問寢而資

敬奉聖訓以周旋誕天文之明命邁觀喬而望梓

商子曰喬

仰父道也梓
俯子道也

即元龜與明鏡自大道云革禮教斯起以

正君臣以篤父子君臣之禮父子之親盡情義以兼極

諒弘道之在人

論語曰人能弘道

豈夏啟與周誦亦丹朱與商

均既雕且琢温故知新惟忠與敬曰孝與仁則可以下

光四海上燭三辰

日月星也

昔三王之教子兼四時以齒學

將交發於中外乃先之以禮樂樂以移風易俗禮以安

上化人非有悅於鐘鼓將宣志以和神寧有懷於玉帛

將克已而庇身生於深宮之中處於羣后之上

處上聲羣后諸

侯也未深思於王業不自珍於七鬯

上音比下音唱七所載鼎實鬯香酒灌

地以求神者也

謂富貴之自然恃崇高以矜尚必恣驕狠動愆

禮讓輕師傅而慢禮儀狎姦諂而縱淫放前星之耀濂

隱心三星中爲君前爲太子後爲少子

少陽之道斯諒

震爲少陽長子之道也

雖天

下之爲家蹈夷險之非一或以才而見升或見讒而受

黜足可以自省厥休咎

省悉并切

觀其得失請粗略而陳之

粗去聲

覬披文而相質

相去聲

在宗周之積德乃執契而膺

期賴昌發而作貳

昌文王名發武王名

啟七百之鴻基逮扶蘇之

副秦非有虧於聞望

聞去聲

以長嫡之隆重

長音掌

監偏師

於亭障

監平聲扶蘇秦始皇長子也始皇欲坑諸生扶蘇切諫始皇怒使北監蒙恬上郡始皇崩公子

胡亥詐受遺詔

始禍則金

以寒離

左傳閔公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

鼻落氏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歎曰衣之虬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虬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

也金玦厥妖則火不炎上

五行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

言火失其性而爲災也

既樹置之違道見宗祀之遄喪伊漢氏之

長世固明兩之遞作

易曰明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高惑戚而寵

趙以天下而爲謔惠結皓而因良致羽翼於寥廓

並見教戒

篇註景有慙於鄧子成從理之淫虐終生患於強吳由發

怒於爭博

漢景帝名啟文帝太子也鄧子名通文帝佞幸臣也強吳高祖兄仲之子吳王濞也文帝

嘗病癱

鄧通常爲帝吮之帝曰天下誰最愛我通曰宜

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帝使吮癱吮而色難之已而聞

通常爲帝吮心慙由此怨通及即位鄧通免太子又嘗

與吳太子飲博吳太子素驕博爭不恭太子引博局提

吳太子殺之吳王由徹居儲兩時猶幼冲防衰年之絕

是怨望稍失藩臣禮

徹居儲兩時猶幼冲防衰年之絕

議識亞夫之矜功故能恢弘祖業紹三代之遺風

武微漢帝

名儲兩爲太子時也亞夫周勃之子仕至丞相景帝甚重之帝欲廢戾太子亞夫不可帝由是疏之帝嘗目之

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

據開博望其名未融哀時命之奇舛遇讒

賊於江充雖備兵以誅亂竟背義而凶終

背音倍據戾太子名漢武

帝子也帝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趙人江充與太子有隙見帝年老恐它日爲所誅因言帝疾祟在巫蠱帝乃使充入宮治之充云太子宫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太子遂捕充斬之長安軍亂因言太子反上怒太子

自經

宣嗣好儒大猷行闡嗟被尤於德教美發言於

忠蹇始聞道於匡韋終獲戾於恭顯

好去聲宣嗣漢元帝也名奭好儒術

文辭用韋玄成匡衡相繼爲丞相多所嚮納復以弘恭石顯相繼擅權用事蕭望之京房賈捐之等皆以言顯短而死

太孫雜藝雖異定陶馳道不絕抑惟小善猶見重

於通人當傳芳於前典

漢成帝名鵞字太孫元帝太子也定陶共王元帝庶子也成帝

博好經書爲太子時帝急召之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帝悅乃詔太子得絕馳道其後帝以定陶中王有材藝欲立爲嗣賴侍中史丹輔助太子得無廢

興上嗣明章濟濟俱達時政咸通經禮極至情於敬愛

惇友于於兄弟是以固東海之遺堂因西周之繼體光武

爲漢中興之君太子莊是爲明帝號顯宗明帝太子烜是爲章帝號肅宗東海王明帝之兄極相友愛史贊顯

宗丕承業業兢兢危心恭德政察姦勝肅
五官在魏無
宗濟濟天性豈弟於穆后德諒惟淵體

聞德音或受譏於妲己且自悅於從禽雖才高而學富

竟取累於荒淫

累去聲魏文帝姓曹名丕初爲五官中郎將見袁熙妻甄氏美而悅之太祖爲

之聘焉及受漢禪嘗出射雉謂羣臣曰射雉樂哉辛毗對曰於陛下甚樂於羣臣甚苦暨貽厥於

明皇構宗基於三世得秦帝之奢侈亞漢武之才藝遂

驅役於羣臣亦無救於凋弊

明皇名叡魏文帝太子也嗣帝位侍中劉擘稱之曰

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至耳景初元年起土山於芳林園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栽木於其上捕禽驅獸於其中羣臣皆面目垢黑中撫寬愛相表多奇重桃符

由是百姓凋弊四海分崩

而致惑納鉅鹿之明規竟能掃江表之氛穢舉要荒而

見羈

相去聲要音腰晉武帝姓司馬名炎晉王昭之子也仕魏爲中撫軍桃符武帝弟齊王攸之小名也

初晉王欲以攸爲世子何曾裴秀曰中撫軍聰明神武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晉王由是意定

立炎爲世子嗣晉王位受魏禪國號晉 惠處東朝察其遺跡在聖德其如

初實御床之可惜

處上聲晉惠帝名衷武帝第三子東朝爲太子時也是時朝野咸知太子

昏愚不堪爲嗣尚書令衛瓘欲陳啟而未敢發會侍宴陵雲臺瓘陽醉跪帝前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床曰

此座可惜 悼愍懷之云廢遇烈風之吹沙盡性靈之狎藝亦

自敗於凶邪安能奉其粢盛承此邦家

粢音咨盛音成晉愍懷太子名

遜惠帝長子也。有令譽。賈后忌之。使閹官輩媚之。爲惟非於是慢弛。益彰賈后遂設計讒譖於帝。廢爲庶人。惟

聖上之慈愛訓義方於至道。同論政於漢幄。修致戒於

京鄙

音鎬地名

鄙韓子之所賜

晉元帝好任刑法以韓非子賜太子

重經術以

爲寶咨政理之美。惡亦文身之黼藻。庶有擇於愚夫。慙

乞言於遺老。致庶績於咸寧。先得人而爲盛。帝堯以則

哲垂謨

虞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文王以多士興詠

詩曰濟濟多取士文王以寧

之於正人。鑑之於靈鏡。量其器能

量平聲

審其檢行。必

宜度機而分職

度待洛切

不可違方以從政。若其惑於聽受

暗於知人則有道者咸屈無用者必伸讒諛競進以求

媚玩好不召而自臻

好去聲

直言正諫以忠信而獲罪賣

官鬻獄以貨賄而見親

鬻音育

於是虧我王度斃我彛倫

斃音妬亂也

九鼎遇姦回而遠逝

九鼎周之寶器周沈泗水中始皇求之不能出

萬

姓望撫我而歸仁

此一節述任之戒

蓋造化之至育惟人靈之

爲貴獄訟不理有生死之異塗寃結不伸乖陰陽之和

氣士之通塞屬之以深文命之修短懸之於酷吏是故

帝堯畫像陳恤隱之言

虞書曰象以典刑又曰惟刑之恤哉漢書唐虞畫像而民不犯

注畫像者畫衣冠異章服象五刑也犯黥者皂其中犯
劓者丹其服犯宮者雜其屨大辟之罪誅極之刑布其

衣裾無領緣 夏禹泣辜盡哀矜之志見封建篇注此一因取

象於大壯易大傳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

乃峻宇而雕墻將瑤臺以瓊室桀作瑤臺紂作瓊室豈畫棟以虹

梁或凌雲以遐觀世說魏作凌雲臺極精巧隨風搖動終無崩隕或通天而納

涼漢武帝作神明通天之臺於林光明高三十丈極醉飽而形人力命痿瘳而

受身殃痿音透 瘳音鯁是以言惜十家之產漢帝以昭儉而垂

裕漢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

雖成百里之囿周文以子來而克昌

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此言百

里者舉成數言也囿者蕃育鳥獸之所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經之營之不日成之此一節述營繕之戒

彼嘉會而禮通重旨酒之爲德

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

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出戰國策

至忘歸而受祉在齊聖而溫克若其

酗營以致昏

酗音胸營音詠酣怒也

醜酒而成忒

醜音眈酒音馮嗜飲也

痛

殷受與灌夫亦亡身而喪國

殷紂名受以酒爲池竟亡其國漢灌夫醉酒罵坐遂

誅其是以伊尹以酣歌而作戒

商書伊尹作訓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

謂巫周公以亂邦而貽則

周書周公作誥曰越小大邦用喪亦周非酒此一節述

甘酒咨幽閑之令淑實好速於君子好上聲速匹也詩曰窈窕淑女君子

好速辭玉輦而割愛固班姬之所耻漢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辭

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帝善納其言而後止

脫簪珥而思愆亦宣姜之為美宣姜周宣王后也王嘗晏起后乃脫纓珥待罪

於永巷使傅母通言於王曰王樂色而忘德失禮而晏起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

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於政乃有禍晉之驪姬晉獻公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主

獲驪姬愛之生奚齊公有子八人惟太子申生重耳夷吾賢驪姬佯譽太子而陰令人譖之欲立其子太子自

殺又譖二公子於是重耳喪周之褒姒周幽王嬖愛褒姒生子伯服王

走蒲夷吾走屈竟以亂晉

竟廢申后及太子宜白以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後
因取褒姒笑失信於諸侯西夷犬戎殺王驪山下虜褒
姒盡取周賂而去盡妖妍於圖畫極凶悖於人理傾城傾國思

昭示於後王麗質冶容宜永鑒於前史

此一節述色荒之戒

復有

蒐狩之禮

蒐音搜禮春曰狩田冬曰狩田

馳射之場不節之以正義必

自致於禽荒匪外形之疲極亦中心而發狂

老子曰馳騁田獵令

人心發狂

夫高深不懼

扶夫音

胥靡之徒鞬縹爲娛小豎之事

鞬音鈎鷹帽也縹音懾所以繫犬者

以宗社之崇重持先王之名器與鷹

犬而並驅凌艱險而逸轡馬有銜檝之理

檝音厥相如諫獵書時有

街槪之變

獸駭不存之地猶有覲於獲多

覲音腆慙也

獨無情而

內愧

此一節述禽荒之戒

以小臣之愚鄙忝不貲之恩榮擢無庸

於草澤齒陋質於簪纓遇大道行而兩儀泰喜元良會

而萬國貞以監府之多暇每講論而肅成仰惟神之敏

速歎將聖之聰明自禮賢於秋實足歸道於春卿芳年

淑景時和氣清華殿邃兮簾幃靜灌木森兮風雲輕花

飄香兮動笑日嬌鶯轉兮相哀鳴以物華之繁靡尚絕

思於將迎

思去聲

猶允蹈而不倦極耽翫以研精命庸才

以載筆謝摛藻於天庭異洞簫之娛侍

漢元帝爲太子時好吹洞簫自

度聲被歌調王褒上洞簫賦

殊飛蓋之緣情

魏文帝爲世子時曹

乃令後宮貴人皆誦讀之

植賦詩曰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闕雅言以贊德思報恩以輕生敢下

拜而稽首願永樹於風聲奉皇靈之遐壽冠振古之鴻

名冠去聲

太宗見而遣使去聲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

卿所作賦述古來儲貳事以誠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

以輔弼太子正爲此事

爲去聲大稱所委

稱去聲但須善始

令終耳因賜廐馬一匹綵物三百段

愚按此東宮毓德之初羣工贊善之始承乾頗留意典墳然燕閒之後嬉戲無度昔賈誼言輔翼太子有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蓋愛子教之以義方亦孰不欲教之於其初其後乃爾相遠耶夫子所謂下愚不移者乎抑所以輔翼之具有未至乎然肅觀李百藥贊道賦一篇歷述秦漢魏晉以來儲貳之善惡與夫任賢去邪之道明刑慎罰之方峻宇雕牆甘酒嗜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之戒莫不畢具事實切當文辭流麗光輔前星者足爲典訓也

貞觀中太子承乾數虧禮度

數音朔

侈縱日甚太子左庶

子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是時太子右庶子孔穎

達

字仲達翼州人八歲就學日記千餘言隋世舉明經高第貞觀初數進忠言爲右庶子嘗撰五經義疏號

博爲詳每犯顏進諫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謂穎達曰太子

長成長音何宜屢得面折對曰蒙國厚恩死無所恨諫

諍愈切承乾令撰令平孝經義疏穎達又因文見意愈

廣規諫之道太宗並嘉納之二人各賜帛五百匹黃金

一斤以勵承乾之意按史傳各賜帛

愚按于志寧撰諫苑以形匡救之益孔穎達疏經義以廣規諫之道太宗又賜賚二臣以寓激勵之意君父師友之責盡矣是時承乾雖虧禮侈縱而於文史規誨猶未拂拒母亦不難於知而難於行也

貞觀十三年太子右庶子張玄素以承乾頗以遊畋廢

學上書諫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周書蔡仲之命之辭

苟違

天道人神同棄然古三驅之禮非欲教殺將爲百姓除

害爲去聲故湯羅一面天下歸仁

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

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

今

苑內娛獵雖名異遊畋若行之無恆終虧雅度且傳說

曰學不師古匪說攸聞

說音悅商書傅說告高宗之辭

然則弘道在於

學古學古必資師訓既奉恩詔令孔穎達侍講

令平聲後同

望數存顧問

數音朔
後同

以補萬一仍博選有名行學士

去行

聲

兼朝夕侍奉覽聖人之遺教察既往之行事日知其

所不足月無忘其所能此則盡善盡美夏啟周誦焉足

言哉

馬於
虔切

夫爲人上者

夫音
扶

未有不求其善但以性不

勝情

勝平聲
後同

耽惑成亂耽惑既甚忠言盡塞所以臣下

苟順君道漸虧古人有言勿以小惡而不去

上聲

小善而

不爲故知禍福之來皆起於漸殿下地居儲貳當須廣

樹嘉猷既有好畋之淫

好去聲
後同

何以主斯七兇慎終如

始猶恐漸衰始尚不慎終將安保承乾不納玄素又上

書諫曰臣聞稱皇子入學而齒胄者欲令太子知君臣

父子尊卑長幼之道

長音掌後同見教誠篇注

然君臣之義父子之

親尊卑之序長幼之節用之方寸之內弘之四海之外

者皆因行以遠聞假言以光被伏惟殿下睿質已隆尚

須學文以飾其表竊見孔穎達趙弘智等非惟宿德鴻

儒亦兼達政要望令數得侍講開釋物理覽古論今增

輝睿德至如騎射畋遊酣歌妓翫苟悅耳目終穢心神

漸染既久

漸音尖

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爲萬事主動而

無節即亂恐殿下敗德之源在於此矣承乾覽書愈怒

謂玄素曰庶子患風狂耶十四年太宗知玄素在東宮

頻有進諫擢授銀青榮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時承乾

嘗於宮中擊鼓聲聞于外

聞去聲

玄素叩閣請見音現極言

切諫乃出宮內鼓對玄素毀之遺戶奴伺玄素早朝

音潮

陰以馬槓擊之

槓音查

殆至於死是時承乾好營造亭觀

去聲窮極奢侈費用日廣玄素上書諫曰臣以愚蔽竊位

兩宮在臣有江海之潤於國無秋毫之益是用必竭愚

誠思盡臣節者也伏惟儲君之寄荷戴殊重荷上聲如其

積德不弘何以嗣守成業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

家國所應用物不爲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

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龍樓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內

不覩賢良今言孝敬則闕侍膳問豎之禮語恭順則違

君父慈訓之方求風聲則無學古好道之實觀舉措則

有因緣誅戮之罪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羣邪淫巧昵近

深宮愛好者皆遊伎雜色施與者並圖畫雕鏤在外瞻

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哉

勝平聲

宣猷禁門不

異闐闐

上音環下音會

朝入暮出惡聲漸遠右庶子趙弘智經

明行修

行去聲

當今善士臣每請望數召進與之談論庶

廣徽猷令旨反有猜嫌謂臣妄相推引從善如流尚恐

不逮飾非拒諫必是招損古人云苦藥利病苦口利行

伏願居安思危日慎一日書入承乾大怒遣刺客將加

屠害俄屬宮廢

按後一書通鑑係十三年詔自今皇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爲限制於是太子

發疏 取無度故玄素上
十七年承乾廢

胡氏寅曰周官有王及后世子不會之文以愚度之
莫尊於王次曰后次曰世子用物不會是尊貴之故
得肆爲費侈豈節以制度自家刑國之道哉正使周
官膳夫酒正內府有此文然冢宰之職量入爲出得
以九式均節財用則雖曰不會而會在其中特不使
有司以法沮止若自下而制上耳太宗之詔太子於
是大失諸賢在朝不聞以爲不可獨張玄素
止於末流幾於被害豈非君臣之交失乎
唐氏仲友曰太宗於玄素可謂不察矣玄素力諫太
子至於一再至於三四承乾諱其切至遣戶奴搗擊
遣刺客伺之其脫死者幸矣乃於他宮僚同坐至除
名爲民起爲刺史訖不復親近太宗於此刑濫害及
善人矣可不悲哉事與于志寧同
而賞罰異太宗何所見而然耶

愚按隋太子勇唐太子承乾皆以罪廢雖二人不肖有以自取亦文帝太宗所以處之失其道也何也文帝既立勇爲太子而復寵待煬帝太宗既立承乾爲太子而復寵待魏王煬帝攘奪於其初魏王劾尤於其後承乾目覩庶人勇之禍故爲是不得已之邪謀向使太宗於太子諸王之間早有定分則承乾雖不肖不至如是之甚也今既不能消其不平之忿乃賞擢張玄素于志寧之流使救正於言語章疏之末果何益之有哉

貞觀十四年太子詹事

唐制東宮置詹事府掌統三寺十率府之政

于志寧

以太子承乾廣造宮室奢侈過度耽好聲樂

好去聲

上書

諫曰臣聞克儉節用實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敗德之

本是以凌雲際日戎人於是致譏

秦繆公夸示宮室之盛爲西戎由余所笑

詳見納諫篇註

峻宇雕牆夏書以之作誡

五子之歌曰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

此未或不亡

昔趙盾匡晉

盾晉靈公大夫即趙宣子也

呂望師周

望太公也爲周

太師或勸之以節財或諫之以厚斂

去聲莫不盡忠以佐國

竭誠以奉君欲使茂實播於無窮英聲被乎物聽咸著
簡策用爲美談且今所居東宮隋日營建覩之者尚譏
甚侈見之者猶歎甚華何容於此中更有修造財帛日
費土木不停窮斤斧之工極磨礱之妙且丁匠官奴入

內比者

比音鼻

曾無復監

曾音層

此等或兄犯國章或弟懼

王法往來御苑出入禁闈鉗鑿緣其身槌杵在其手監

門本防非慮

監平聲

宿衛以備不虞直長既自不知

長音掌直

長官名

千牛又復不見

千牛官名見納諫篇註

爪牙在外廝役在內

所司何以自安臣下豈容無懼又鄭衛之樂古謂淫聲

鄭衛二國名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

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

而不可止也

昔朝歌之鄉迴車者墨翟

朝音翟音狄朝歌殷之邑名漢書鄒陽

書曰邑號朝

夾谷之會揮劍者孔丘

夾谷魯地名家語曰定公與齊侯會

歌墨子回車

于夾谷孔子攝相事齊使萊人以兵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齊侯心怍麾而避之齊奏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曰匹夫熒惑侮諸侯者罪應誅於是斬侏儒齊侯懼有慙色先聖既以爲非通賢將以爲失頃聞宮內屢有鼓聲

大樂伎兒入便不出聞之者股栗言之者心戰往年口

敕伏請重尋

重去聲

聖旨殷勤明誠懇切在於殿下不可

不思至於微臣不得無懼臣自驅馳宮闕已積歲時犬

馬尚解識恩

解音懈

木石猶能知感臣所有管見敢不盡

言如鑒以丹誠則臣有生路若責其忤旨則臣是罪人

但悅意取容臧孫方以疾疢犯顏逆耳春秋比之藥石
臧孫魯大夫名紇即臧武仲也左傳襄公三十三年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伏願停工巧之作罷久役之人絕
疢之美其毒滋多

鄭衛之音斥羣小之輩則三善允備萬國作貞矣承乾
覽書不悅十五年承乾以務農之時召駕士等役不許
分番人懷怨苦又私引突厥羣豎入宮志寧上書諫曰
臣聞上天蓋高日月光其德明君至聖輔佐贊其功是
以周誦升儲見匡毛畢
毛叔鄭畢公周之輔臣漢盈居震取資黃

綺見定分篇注

姬旦抗法於伯禽

姬周之姓旦周公之名伯禽周公子也禮曰成王幼

不能涖祚周公相踐祚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賈生陳

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賈生即賈誼也

事於文帝見納諫篇注咸殷勤於端士皆懇切於正

人歷代賢君莫不丁寧於太子者良以地膺上嗣位處

儲君處上聲後同

善則率土霑其恩惡則海內罹其禍近聞

僕寺司馭駕士獸醫始自春初迄茲夏晚常居內役不

放分番或家有尊親闕於溫清

禮記曰子之事父母冬溫而夏清

或室

有幼弱絕於撫養春既廢其耕墾夏又妨其播殖事乖

存育恐致怨嗟儻聞天聽後悔何及又突厥達哥支等
咸是人面獸心豈得以禮義期不可以仁信待心則未
識於忠孝言則莫辯其是非近之有損於英聲昵之無
益於盛德引之入閤人皆驚駭豈臣庸識獨用不安殿
下必須上副至尊聖情下允黎元本望不可輕微惡而
不避無容略小善而不爲理敦杜漸之方須有防萌之
術屏退不肖狎近賢良如此則善道日隆德音自遠承
乾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

紇音鶻紇干虜複姓

就舍殺之

是時丁母憂起復為詹事二人潛入其第見志寧寢處

苦廬

禮居父母之喪者寢苦枕塊

竟不忍而止及承乾敗太宗知其

事深勉勞之

承乾敗後推鞠具得其事太宗謂志寧曰

知公數有規諫事無所隱深加勉勞右庶子令狐德棻等以無諫書皆從貶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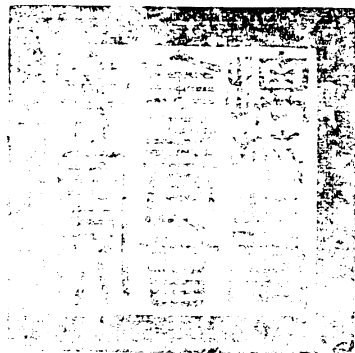
胡氏寅曰詹事東宮官之尊也太子於是學為父子焉學為君臣焉于志寧不當起復太宗不當奪其喪也人臣有奪喪者惟金革之事耳詹事輔導儲君以忠以孝乃從金革之例冒哀居官則何以訓太子宜太子之不納諫也雖然自太子言之從欲肆情又將殺諫臣是兩刺客之不如其不能終宜哉

愚按自古臣子之事君親能盡其道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也嘗觀春秋傳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

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
麇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是宣
子以敬於君而免於難也今觀承乾無道于志寧
上書諫之承乾怒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殺之
時志寧母憂起復二人潛入其第見寢處苦廬不
忍而止是志寧以孝於親而脫於禍也之二人者
庶幾無愧於鉏麇矣承乾之爲曾不如刺客之有
人心也然亦未聞有寢苦枕塊而任於人之國當
輔翼太子之任者太
宗志寧胥失之矣



貞觀政要卷四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周學淵